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第九編

寶窟生還記

中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823  
-----  
15 11716

+ 275 300

MG  
I712.45  
36  
22

小說世界叢刊

野人記  
第九編

寶窟生還記

中冊

巴洛茲著  
吳衡之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60 7574 9

20922

寶窟生還記 中冊

野人記 第九編

寶窟生還記 中冊

目次

- 第九章 死鏃
- 第十章 離奇變幻
- 第十一章 異香
- 第十二章 金磚
- 第十三章 怪異的平台
- 第十四章 恐怖之室



# 野人記 第九編

## 寶窟生還記 中冊

### 第九章 死鏖

當那巨大的人兒模樣的猩猩走進那柵欄的時候，那些戰士連忙把門開開，一齊退後。牠走到那村的中間，站了一會，四面瞧瞧。很怒的模樣問道：『那些女人和小孩們在那里，叫他們來！』

那些婦人和小孩們，當然聽見那道命令，但他們卻沒有從躲藏的地方跑出來。那些戰士，四圍走着，像腳踏不安的樣子，若要違背牠時，又害怕；若要依他時，又不願意；兩種心事，像鹿兒一般，一上一下，好生焦急。不一會牠又憤憤的說道：『叫他們來，不來便去拿他們！』這時最後

的一個戰士，鼓起勇氣，上前唱聲喏道：「這個鄉村，在這一個月內，已經進貢過一個婦人了，也該輪到別個村裏哩。」那猩猩帶着恐嚇的樣子走近他，大喝道：「別多話，你是一個魯莽的高孟堅尼，敢來沖犯一個布堅尼的意志？我奉着皇帝紐麻的諭旨來說話，服從便罷，不然便死。」戰戰兢兢的那黑人，回轉身叫那些婦人和小孩，但那里有一個人回答他，那布堅尼很不耐煩的樣子將身聳聳。吆喝道：「去拿他們來。」那唬做一團的黑人，只得憤憤的走過那柵欄，向着他們的婦人和小孩子們躲藏的地方。不消半分鐘，他們找着她們回來，有挽着臂膀的，也有扭着頭皮的。他們雖像不舍得放棄她們的樣子，但是卻沒有好好的對待她們，或是顯出些親愛的表示。他們對於她們的態度，太山一聽見那先前說話的戰士，後來開口說話的口氣，便恍然明白。他向那大猩猩說：「大布堅尼，若是紐麻時時刻刻打發人到這里討人，一會子這里的戰士便要感到女人的缺乏，因此小孩子就要少了，過了些時，便是我們一個也沒有遺下了。」那猩猩咆哮的說道：「你說什麼？世界上的高孟堅尼已經是太多了，天生着你們是爲的什麼用

處，除了供養皇帝紐麻和他的選民布堅尼之外。」他一面說，一面驗看那些婦人們和小孩們，捩捩她們的皮肉，拍拍她們的胸脯和脊背。末了他轉身到一個比較年輕的婦人，牠的脇下夾着一個小孩正在叉開兩足蹬蹬着。

「這一個算了吧，」牠說着，把那小孩從他的母親的脇下探手一拖，粗粗魯魯的扯過那柵欄的一邊，那兒他面着那木柵躺在地上，可憐的叫痛，那可憐愚蠢的母親，顯是八分獸一分人的模樣，抖顫着呆了一回，像啞子的怒着，末了她衝身到她的孩子的所在。但那猩猩人一把揪住了她，并摔她在地上。正在這當兒，那沉靜的簇葉裏，在他們的頭頂上，忽來了一片兇猛的，和可怕的那存心作對的猿之叫聲。那些單調的黑人在驚慌裏，顛危危地偷眼往上瞧瞧，那猩猩人抬起牠的猙獰的面孔，怒悻悻的向着那作獸叫的主人翁。

在一枝隨風搖曳，簇葉叢菁的樹枝上，他們看見了一個他們一輩子沒有看過的動物，一個白人，一個泰孟堅尼。他的皮膚，像那蛇兒希士達許的一樣滑碌碌的沒有毛。正在他們出神

觀看的時候，他們看見那外人的手勢向前一縱，一枝箭，和思想那般快，早已穿入那布堅尼的肚子裏。牠只叫了一聲，憤怒而淒楚的聲，便跪在地上，像着了瘟孽的亂滾。末了，呆着不動的死了。

猿人對於那些高孟堅尼並沒有多大的疼愛，看得上牠們是一個民族，但他的英吉利式的心中，和腦子裏世代相傳下來一種公道的精神，這精神激動他，替那弱者主持公道。在其他一方面，布堅尼又是他的宿仇。他的第一遭爭鬪是和布堅尼，第一遭吃他殺的人也是布堅尼。那些黑人兀自站着發怔，這會子，他從樹上跳到地下，立在中間。他們忙向後退，又同時豎起槍兒棒兒向着他，恐嚇他。太山說道：『我是個朋友，我是猿之太山。請你把這些槍棒放下。』末了，他便轉身向那布堅尼的屍身把那枝箭抽出。『這動物是什麼？牠會跑到你們的村裏殺死你們的小孩子，劫了你們的女人？牠是什麼？你們爲什麼不敢拿你們的槍棒擲牠？』一個戰士說道：『他是那些大布堅尼當中的一個，牠是皇帝紐麻的選民當中的一個，若是紐

麻一旦聽見牠在我們的村裏給人殺了，我們便都要活不得了。」太山問道：「誰是紐麻？這紐麻的意義，在他的心裏，就是獅兒。」那黑人答道：「紐麻是皇帝，牠和布堅尼住在鑽石宮裏。」

牠并不是完全依着上面的話，表示牠的意思，因為那些大猿的殘缺不完的話，任是受着那奧巴人略勝一籌的智識和進步的薰染，也是依舊極端的樸訥。實則牠說的話，照原來的口氣，彷彿是：「紐麻，王中的王，他住在那。王的閃礫的石的屋子裏。」這樣的話，把這件事實的真相，傳到猿人心裏。紐麻，顯然是布堅尼王所用的名詞，而「皇帝」的一個名稱，不過指牠在那許多首領的當中超越的地位而言罷了。

正在那布堅尼蹶下的當兒，那失去的母親，向前趨上，并將她的受傷的孩子，擁在她的臂膊的中間。這會子，她蹲在地上，把背靠着木柵，摟他近她的胸脯，又用着和藹的低聲，鎮定他的啼哭。太山在這聲音中，聽出多半是畏懼而非損傷的結果。便近前看個究竟。起先那母親因為太山行近前來，不覺吃了一驚，立刻躲開，并且嚴備以待。但是一剎那間，她的閉塞的腦子，彷彿

又覺得來人也曾從布堅尼的手上救過她，也會替她搶回她的孩子，諒來他是不會加害於她們倆的。太山後來知道牠單單是受了傷，便回身向着那些戰士，他們正在幾步之外，擠成一小隊，在那兒交頭接耳的說話，很激烈的樣子。他們看見他走近，便排成一個半圓形的圈子，站在他的面前，齊聲說道：『這一來，布堅尼就要叫我們去，都把來殺死了，一旦他們知道在我們的村裏，發生了這回事；除非我們能够把那放箭的動物，帶到他們那兒。所以泰孟堅尼！你要和我們一齊到那鑽石宮去，我們把你交給布堅尼，或者紐麻也許饒恕我們哩。』太山不禁笑了一笑。那些簡單腦筋的黑人，以為這樣一個動物，也能遵從他們的意志，讓他們輕易的交給，那布堅尼的皇帝，紐麻的手裏。雖然他是完全明白他走進那村的危險，可是他也知道他是猿之太山，他的能够逃避的機會，是比他們能够捉住他的機會強得多哩。他已前也曾遇過野蠻的槍手，遇着厮打的行當，他老老實實的知道應該怎樣對付。但是無論如何，他喜歡和這種人民和平對待，因為他久已存心去找些法兒來問問他們，一經他發覺這個村深藏着在那野樹林中。

「且慢，」他於是說道：「你們要辜負一位，曾經在你們的村裏幫忙你們抗拒敵人的朋友嗎？」他們說道：「我們並不殺你，泰孟堅尼！我們只替皇帝紐麻領你到布堅尼那兒去。」

山道：「恁地不是一樣嗎？因為你們十二分的明白皇帝紐麻是會把我殺死的。」他們說道：「耐我們沒有法子可想，若是我們能够救護你，我們一定會，但是一經布堅尼發覺在我們的村裏出了這樁事，吃苦的就是我們，除非他們合意把你來作替。」太山道：「他們怎知道這布堅尼是被殺在你們的村裏呢？」他們說道：「他們不會看見他的尸體麼，下一回他們來的時候？」太山道：「那有這回事，你可以把他的尸體移過。」

那些黑人，個個撓耳抓腮的想着。他們恁地直腸直肚從沒有鑽進這樣的一個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念頭。那外人所說的法子是不錯的，除了他們和他，此外再沒有一個人知道布堅尼是死在他們的木柵裏的；把那尸骸移過，那末，便是把他們的嫌疑洗脫得干干淨淨了。但是他們拿這尸骸到那里去呢？他們拿這個問題請教太山。太山答道：「我可替你們想法子，但是我

有問你們什麼，你們必須老老實實的回答我，我便答應你們，替你們把這尸首安置到別處去，便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怎樣死的，和在那兒死的。」黑人問道：「你要問什麼事呢？」太山道：「我在你們的地方，是一個陌生的人，現在我迷失了路，我要找一條出山谷的路，是在那個方向。」他說時，向那東南的一面指指。那黑人搖了搖頭說道：「那裏也許有條走出山谷的路，但是外面生長的什麼，卻是沒有人知道；我也沒有曉得那兒是否有出路，或是有什麼東西。聽說山外一派，都是火焰，也沒有誰敢去探看過說我呢，可是老大沒有走過遠在村外的地方；至多也不過盡着一天的路程，替那布堅尼尋些牲口，採些菓子，芭蕉，和橡栗。這裏是否有出路，我們不得而知，也沒有人敢走過。」太山道：「竟沒有一個離過那山谷麼？」黑人說道：「我沒有知道旁的人幹過沒有，但是村裏的人，一輩子沒有丟離過那山谷的。」太山又指着奧巴問道：「那方面放着些什麼東西？」黑人答道：「我沒有曉得，但是有的時候，那布堅尼由那邊來，帶着許多怪怪奇奇的動物；短小的人，白皙的皮膚和毛茸茸的頭髮，彎曲而短腳，和長的臂膀。」

有的時候白色的女人她們也不是完全像那奇特的小泰孟堅尼一樣。但他們在什麼地方得來的，我們并不知道；可是他們也從沒有對我們說過。這便是你所有要問的話嗎？太山答應道：『是的，這就夠了。』太山眼見得他們簡單的腦筋，不能夠給他什麼消息。他認定是必需找條出路的，他又覺得獨自一個人做，要快當得多，他決意和那些黑人親密一下子，把他心裏的計畫說給他們聽。他於是問道：『若是我把那布堅尼移過，那末沒有人知道他是在你們的村裏殺死了，這樣你還當我是你的朋友麼？』黑人答道：『當的呀。』太山道：『那末，請你們替我在這兒保護我的同伴，她是一個女人，直到我回到你們的村裏，好嗎？若是一個布堅尼來時，你們可以把她藏在你們的木屋子當中，這樣便沒的人知道她是在你們的裏面。你以為怎樣？』那些黑人四面瞧瞧說道：『我們看不見她，她在那裏？』太山道：『若是你答應保護她，收藏她，我便同她來。』黑人說道：『我是不會傷害她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太山轉身向着其餘的人，他們正在擠做一團的聽着。太山道：『我就要去同我的同伴到你們的村裏，你們要把她

收藏過，好生款待她，保護她直到我回來。我便把布堅尼的尸身移去，這樣你們便不會受人疑，到了我回來之後，我希望我的同伴，能够平安沒事。」

他也曾打算過最妥當的辦法，是把拉姪當做他的同伴，這一來，他們可以明白她是受他保護的，并且他們若是不感激他，也要怕他；拉姪比較可以妥當些。他抬頭往樹上一瞧，這時她正在躲着，他吩咐她下來，不一會，她爬到低垂在柵欄裏面的一枝樹枝，縱身跳入太山兩臂的中間。太山向那攢頭攢腦的黑人們說道：「這就是她，好生保護她，收藏她，不要給那布堅尼看見。若是待我回來，我見她着了半點傷，我便要報知那布堅尼，說這就是你們做下的。」他并指指猩猩的尸骸。

拉姪苦苦的向他央求，眼睛裏充滿恐慌的樣子。問道：「你要掉下我在這兒了嗎？」太山道：「不過暫時的，這些可憐的東西，生怕是這個動物斃命的一回事，被人追究到這裏來，他們便要不得了，所以我答應把這個證據移到別處，好教他們疑惑別人。若是他們的進化程度，能

够感激我替他們除了這個動物，并且替他們洗脫干淨，那麼，他們應該保護你，另一方面我正好利用他們所懷着那布堅尼的恐懼心，我想你在這裏和伴着我是一樣的安全。因為我單身可以走快些，并且我去了，我打算要從這山谷找條出路，那末，我們便越發容易逃走了。」拉姪道：「你就回來的嗎？」她的口氣，帶着恐懼，希望，懇求的音調。太山說道：「我就回來的，」他說着，轉身向那些黑人，囑咐道：「把這些小屋子的一所，替我的同伴收拾干淨，不許打攪她，要供給她食物和水。并須記着我的說話，你們的性命都靠在她的安全之上。」

太山彎着腰，把那猩猩的尸體搭在肩膀上，那些單調的黑人，都詫訝着他的氣力。他們自己身上的氣力也是不弱的，可是竟沒有一個能够在那布堅尼的壓力之下移動幾步，惟有那陌生的泰孟堅尼自在自在的在他的負載之下走着。等到他們把木柵上那扇門開了，他便大踏步在林子的路上走，彷彿沒有負着什麼東西。不一會，他一轉身便不見了，給那葱葱鬱鬱的林木完全遮蔽着。

拉姪轉身向那些黑人，說道：「快些收拾我的屋子，」因為她十分疲乏，希望休息休息。他們白着眼睛看看他，交頭接耳的論長論短。她明白了他們的中間鬧着意見，並且正在這個當兒，她從她聽來的談話的片斷中，探出他們有的主張坦白的服從太山的囑咐，有的極力反對，並且打算把她驅出村外，生怕她在這裏被布堅尼發覺，村裏的人到不干淨。

「這樣更好，」她聽見那些黑人當中的一個說道：「若是把她立刻送到布堅尼那邊，並對他們說我們看見她的同伴殺了紐麻的使者。我們又說本待把那泰孟堅尼捉來，耐吃他逃走了，我們只能夠拿住他的同伴。這樣我們便會得着紐麻的嘉許，或者他再不要我們供給許多的婦人和小孩了。」其中的一個說道：「但是那泰孟堅尼是厲害，他比布堅尼還要來得厲害呢。他會變成功一個可怕的仇人，並且這個料不到的事是這樣的：若是那布堅尼不相信我們，那麼，我們不獨怕牠們，還有那泰孟堅尼也要怕呢。」這時拉姪乘機說道：「你是不差，那泰孟堅尼是厲害。你們待他當朋友，比當仇人好得多哩。他空着手能夠弄死紐麻，那獅子。你看

見多麼容易的他舉起那布堅尼的尸體在他肩膀上，你看見他背了東西，大步走到林子裏他穿過林子的樹木，遠離着地面，背了這尸骸也是一般的容易走動。世界上那里有一個比得上他，那里有一個像猿之太山。若是你們是聰明的，高孟堅尼，你們應當和太山親密親密。『那些黑人聽着她說話，他們的古板板的面孔，沒有什麼東西在他們蠢鈍的腦子裏經過的表示。歇了一會，他們依舊的不則聲，那粗笨的，無意識的黑人站在這一邊，那苗條的，如花似玉的婦人站在那一邊。後來拉姪又說：『去呀，』她很專橫的樣子叫道，『收拾我的屋子。』這是烙神的女高僧；拉姪，馱巴的皇后囑咐奴隸。她的御容，她的命令式的口氣，把村人的態度忽然變換，於是拉姪方才明白太山的懸擬，一點不差，說是他們只要受着恐嚇，才肯動手。現在他們匆匆忙忙的回轉身，像隻吃打的狗兒，走到近前的一所屋子，連忙收拾起來，拿了新鮮的草和葉鋪在地板上，又拿些菓子芭蕉橡栗給她當晚餐吃。

件件齊備了，拉姪爬上那根繩子，鑽入那半空懸掛的屋子地板上的洞子裏，她看見那所

小屋，到很舒服，而且空氣很充足，內中也還算得干淨。她隨手把繩曳上，又躺身在那他們替她預備好的柔軟的牀上，不多時，那懸空的屋子溫文地搖着，她頭上的樹葉颼颼價響，雀鳥的歌唱和昆蟲啾啾的叫聲，與她自己呼呼的鼻息，引誘她入於沉沉的深睡。

## 第十章 離奇變幻

陝巴山谷的西北，起了一縷的炊煙，由一個營子的火爨裏飛到空中，那營子裏面，約莫有幾百個黑人，和六個白人，正在吃他們的晚飯。那些黑人，蹲着怒悻悻地低聲談論他們的工資微薄，那些白人，繃着眉頭顛耄耄的緊握着他們的火器。當中的一個女子，正在和她的夥計說話道：『我們要感激柯道扶的慳吝，和愛司塔賓的誇誕，使我們感受這種情形。』那肥胖的勃立泊聳了聳他的肩膀，長大的西班牙人繃起眉頭。柯道扶問道：『爲什麼，要埋怨我？』

『你太吝嗇了，不多雇幾個挑夫。那時候我對你說過，我們隊裏至少需要二百個黑人，但

是你卻要省幾個錢，如今是怎樣的結果呢？五十個人，每人負着八十鎊的金子，其餘的挑夫，已經擔當不起那營子的設備品了，那剩下來的僅僅够替我們做護從。我們必需趕着他們像獸一般，貪多走些路，又要守着他們，別要把金子路上掉了，所以他們吃力了發作起來。他們不需別的，就在這裡可以把我們了卻。尤其重要的，便是他們捱着飢餓。若是我們能够使他們的肚子常常充實，我們大概可以令他們快活而合理的滿意，但是我很熟識土人的情形，若是他們肚子餓了，他們便不大高興，尤其是要懶惰了。假使愛司塔賓沒有誇口得那樣厲害，說他是個捕獵專家，我們當然帶足糧食，預備支持久遠，卻是現在，雖然我們剛纔動身回頭，只有一小半的糧草留下咧。」那西班牙人接着嚕嚕噠噠說道：「我怎能够在沒有牲口的地方捕獵牲口哩。」那俄羅斯人喀喇司托說道：「我們卻天天看見許多牲口的影子。」那西班牙人怒冲冲地瞧着他說道：「若是有時，你自己去找吧。」喀喇司托答道：「我一輩子沒有自稱是個捕獵專家，但是我拿一個飛砣，一張豆弓，卻比你來得起勁。」那西班牙人暴跳將來，要動武的手

勢，這會子那俄羅斯人卻拿了一管實彈的手槍在手。那女子尖聲喝道：『你們別要幹這麼一回事。』說時急忙插身在他們的中間。約翰披蒲露思卻嚷道：『讓他們打個你死我活吧，若是兩人中能够死掉一個，我們可以少一個分賊。』勃立泊道：『爲什麼我們要有這樣意見呢？這裏我們也够了，每人四十三千鎊還多着哩。到了你恨我的時候，你罵我是個骯髒的猶太人，并說我慳吝，但我的上帝呵！你們的基督教徒還比我壞哩。你想到要多些錢，便會希望朋友死。哎！多謝上帝，我不是基督教徒。』霍克樂喝道：『別做聲，一個不是，我們又要多上四十三千鎊分肥了。』勃立泊覷着霍克樂，用着他模糊的聲調說道：『來，來，狄克你會不會爲着這些小事發癩，你會嗎，我是你的好朋友？』霍克樂道：『我很討厭這厮吵鬧着，我又沒有高頭凸額，我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魔鬼。但我卻是頭腦清楚，知道佛羅勒是燦爛花叢當中的一個人兒，她的腦子放在榴霰彈的旁邊，也不會震裂的。約翰，勃立泊，喀喇司托和我，我門在這裏，只因我們能够籌款子實行佛羅勒的計畫。那地戈（西班牙人綽號）在這里，』他說時指着愛司塔賓，『只

因他的面龐和身材中選他的工作是用不着腦子的，況且我們的腦汁幾乎絞盡了。佛羅勒是這個調度的主腦，我們各人一經明白了，要服從她的命令，我們好快些走吧。她以前和灰石爵士到過阿非利加洲來，她對於那地方的情形多少熟悉，土人呀，動物呀，這里我們是沒有誰熟悉的。」

喀喇司托趕着說道：「霍樂克說得不差我們已經糾纏够了，我們缺少一個首領，恁地我們便舉佛羅勒做首領吧。因為有權能够把我們那一個擡出去的便是她。」

這個意見當時大家都表示贊成披蒲露思首先說道：「喂！佛路羅勒！如今你是個老大，你說的話便行，下次我們打算做什麼？」佛路羅勒說道：「很好呀，我們便在這兒搭下營子，給他們將息將息，明兒早上，我們卻要提起精神起行，並且替他們找些肉食。有了他們幫忙，我們不愁不行。等候他們歇過脚，飽食過，我們纔再往那海岸進行，慢慢兒走着，那末，不會教他們太吃苦。這是我的第一步計畫，但是完全靠在我們找肉的本領。若是找不到的話，我便把金子埋在

這裏，並且我們要盡力飛跑到海岸。那兒我們趕着添招些脚夫，比我們現下的要多二倍，又添置些糧草，足供我們一來一往的食用。在我們回頭的當兒，我們卻要在每下搭營的地方，貯藏些東西，好給我們出去的使用。這一來，倒省卻負着笨重的擔子，跑來跑去了。照這個法子，我們可以來去輕便，實際上我們有兩倍多的挑夫好用。使他們的工作，輪流替換，我們能彀快走些，並且他們也不會再有埋怨。這就是我的兩條計畫。我現在不是求你們發表對於這事的意見，因為我並不關心這個。你們既然舉我做首領，從今以後，你們以為我是對的，我便做去。」

披蒲露思說道：「我很贊成。」佛路羅勒於是向喀喇司托吩咐道：「給頭目說，我要見他，卜爾！不一會，那俄羅斯人領着一個呆頭呆腦的黑人回來。佛路羅勒說道：「奧華沙，」現在我們短少食料，更兼這些人，背着兩倍他們應當背的東西，對他們說：「我們就在這兒給他們歇歇脚，明兒我們要出外捕些牲口。你要打發幾個小孩子，用三個當先，教他們打打草叢替我們趕起鳥獸。恁地我們卻能彀得着許多的肉，一到他們休息過了，肚子也飽了，我們便慢慢兒

走動那里牲口多的，我們便在那里休息，在那里捕獵。對他們說若是他們這樣做，我們安穩達到海岸，卸下那我們所有的行裝貨色，我便加倍賞給他們。」

「哎喲喲！」勃立泊涎沫四射的說道：「加倍賞給他們！哼，佛路羅勒，爲什麼不給他們一成呢？這已算是好利錢了。」喀喇司托急喝道：「別嚷着，蠢才！」勃立泊便悶不則聲，兀自把身子扭扭捏捏，搖搖頭，像不贊成的樣子。

那黑人起初臉上堆着憤懣的顏色，挺胸立着，這會子便笑逐顏開了。他說道：「這樣我便對他們說。我想這一來，你不會再感困難了。」佛路羅勒道：「好，你如今去給他們曉得吧。」於是那黑人轉身走了。佛路羅勒接着道：「我相信我們終於能夠趕上光明的路了。」她說時帶着一種安慰的口氣。勃立泊卻嚕嚕呢呢的嚷道：「加倍賞給他們，哼！哼！」

第二天的清晨，他們動身出去捕獵，那些黑人喜的眉開眼笑，巴不得多得些肉吃。當他們拽開脚步向林子裏走進的時候，他們活潑地口裏唱着歌。佛路羅勒把他們分作三隊，每家一

個頭目，仔細指點他們打草叢，趕牲口的當兒，怎生擺佈。旁的都跟着白人，背上鎗銃，還有一小部份留下守營。那些白人，除了愛司塔賓之外，個個提了來復鎗，他獨自一人像不大高興與佛路羅勒討個主意的模樣，執定要用矛箭行獵，好教和他所擔任的角色的打裝相配。雖則他是很用勁的捕獵好幾個星期，卻沒有殺過一頭半隻的鳥兒和獸兒，耐耐這個事實，兀自不能挫折他夜郎自大的心志。他做得這般巧妙，連他自己也認真當是猿之太山，他打扮自己恁地妥貼週到，加上他本來是個化裝神手，又天生了一派好骨格，一副縹緞的面孔，和太山竟彷彿一個模子裏出來的。所以他哄自己和哄別人一般，效驗是無容疑惑的。原來挑夫的當中，也有認識大猿人的人們，現在他們也吃他的哄騙，雖然他們有點詫訝他的變態，因為在小事上頭，他沒有在意模仿太山，又在捕獵的事情上頭，他老是失敗的。

佛路羅勒赫克思的智慧和比那尋常人高過許多，深知阻撓她的同伴當中無論那一個在需要的當兒，是不大好看的，所以她便聽愛司塔賓這天早上用自己的法子捕獵，雖是有幾

個旁的對於她的決斷有些不滿佛路羅勒在那西班牙人獨自一個走了之後，問他們道：「有什麼分別呢？那機會是這樣：他使用來福鎗是不能好過他用矛箭。卜爾和狄克實實在在是我們當中惟一的好鎗手，今兒我們捕獵的成功，卻是完全靠着他們倆哩。愛司塔賓的誇張已經拆穿，也說不定他會抖擻精神，今兒大殺一吓，讓我們祝他成功。」喀喇斯托說道：「我巴不得他斷了他的蠢牛的項頸，他已經替我們辦妥，若是攆出他，我們不更好嗎？」佛路羅勒搖搖她的頭表示反對的態度說道：「不，我們別要說或是想這樣一回事。我們爲着這件事團結一起，讓我們一輩子團結。若是你希望我們當中的一個死了，你怎見得旁的人不巴望你死呢？」喀喇司托答道：「我沒有什麼懷疑，單單除了愛司塔賓巴望我死之外，我晚上睡覺的時候，從沒有不想到那個滑賊，也許等不到天亮，給刀子我吃。現在你替他辯護，益發使我憎惡他。起初你已經待他太軟了。」佛路羅勒說道：「我替他辯護，也不干你的事。」

他們於是着手他們的勾當，那俄羅斯人縳着眉，心裏裏藏着報復愛司塔賓的念頭，愛司

塔賓呢，沒精打彩的在林子裏獵着，滿肚子也恨他的妒心。他的曖昧的心，每遇着一點感觸，便想到怎樣可以把旁的人都攆去，單單拿了那婦人和金子自己受用。他一古腦兒嫌惡他們；在每個人的身上，他總見得一個情敵和他競爭佛路羅勒的情愛，若是每一個死掉，他不但看見和他競爭那女子的情愛的人們少了一個，尤其是多了四十三千鎊的分肥，少卻一個人的叨光。他的心，完全給這樣的思想迷戀着，那捕獵的工夫，也無心理睬了。這會了他走過一片野草縱橫的地方，剛纔踏進一塊空場閃閃作光的太陽裏，卻巧和一隊約莫五十個雄糾糾地像烏木一般顏色的戰士，面對面的撞個正着。這時愛司塔賓站着，顫巍巍的像癱瘓一樣，一時忘掉他所表演的工夫，心中只想着他自己是個孤零零的白種人，在那野蠻的阿非利加的核心，對着一大股好勇鬪狠的土人，也許是食人者。就是這個非常沉默而停頓的時間，卻給與他一些意外的幸運，因為當他呆呆地站在他們面前出神的時候，那些華沙里人對於他靜穆而莊嚴的神態中，卻呈露他們愛戴灰石爵士平素的英姿。

「哎哨巴文那」其中的一個戰士走上前叫道：「真的是你，猿之太山，林子的王，我們當真你失掉了。我們，你的老實的華沙里人們，一氣找尋你，任是到如今我們那怕要犯着隕巴的危險，說不定你會冒險到那里不攜着我們，說不定你吃他們擒下了。」

那黑人，他也曾一次跟太山到過倫敦，做他的隨身使喚，會說幾句破碎不全的英語，一種的才藝，他素來自豪的。在這良好的機會中，他少不得在他的幸運較少的夥計的面前，賣弄賣弄。這個幸運給他做舌人的一回事，對於米蘭達到覺得的確確的是一個僥倖的實情。雖則是很用勁地研究那西岸挑夫的土話，他卻是很不容易要拿來和隨便那一個談談話兒，尤其是華沙里的土語，他是一些懂得不得。佛路羅勒也曾把太山的智識灌輸他，所以他目下認他是站在一羣屬於猿人的華沙里人的面前。他一輩子沒有看見過恁地雄壯的黑人，骨格整齊，氣力強健，帶着伶俐的面孔，和培養得宜的姿勢，那進化程度，比旁的黑人高得多。幸而愛司塔賓情急智生，況且又是工夫老到的演劇家；若不然，他定要露出他的恐慌和懊惱。好一會兒，他沉

默地站在他們的面前，運用他的心智，末了他發言，認定他的生死關頭，全靠着他的裝腔做勢這一着。當他呆呆地想的時候，一道光明，鑽進那毫無顧慮的西班牙人乖巧的腦子裏。

「自從我見過你之後，」他說：「我發覺一股白人到過這個地方，希圖奪取奧巴的寶藏。我尾着他們直至找到他們的營子方休，末了我來找你們，因為他們人數很多，并且得着許多金子，因為他們已經到過奧巴了。跟着我，我們要趕走他們，拿了他們的金子來呀！」於是他回轉身望着那個剛纔離開的營子。

當他們一路望着林子的路上走着的時候，厄殊勒，那對他說夾七夾八的英語的華沙里人，捱近愛司塔賓的身邊走。在他倆的後頭，那西班牙人能够聽見其餘的戰士打着他們的土話說說談談，他簡直沒有一箇字兒懂得，而且他心裏暗想他的地位不是很危險嗎？若是有人拿華沙里的語言和他扳談，那個太山當然一定是完全了解的。他正在聽着厄殊勒唧哩咕嚕地講，他的心像熱鍋上螞蟻一般急得要死，然而一剎那間，彷彿是神明默示一樣，他的腦子裏

忽然鑽進那會經佛路羅勒告訴過他的太山所遇着不測之事的回憶。在陳巴的金窩裏，他頭上曾吃了一棍子因而受傷，失了記憶力的那個故事。愛斯塔賓怪訝他當先是否有沒有過分的出神，以致於表演上露出馬脚。那怕恁地壞，他也只好硬着頭皮哄他們一哄。他猛回頭向着厄殊勒問道：『你記起我在陳巴的金窩裏，遇到那不測的事，把我的記憶力消滅嗎？』那黑人果然答道：『是的呀，巴文那，我很記得。』愛斯塔賓說道：『我又碰着同一樣的禍事了，一顆大樹在我的路前倒下，倒的時候，一桿樹枝落在我的頭上。這卻沒有令我完全失去記憶力，但是自此以後我回想許多的往事，很覺得吃力，還有旁的東西，我大約完全忘掉了，因為連你的名兒我也忘掉了，那些我的華沙里人談論我的話兒也不懂了。』厄殊勒瞧瞧他表示很憐惜的樣子。『喇巴文拿，好不悲傷，厄殊勒的心肝呵！聞到你遇着這個禍事，無疑的這就過去了像那次一樣，并且目下，我，厄殊勒，替你做你的記性吧。』愛斯塔賓道：『好呀，說給他們聽聽，好教他們明白則個，還要對他們說知我把許多旁的事情都記不起了。我現在沒有你便找不到回家

的路兒，我旁的知覺也是一樣的模模糊糊亂烘烘地。但照你所講，厄殊勒，且喜這不久便過去了，我就要回復舊時的我了。」厄殊勒道：「你的忠實的華沙里人，一定至誠無偽，希望這個時間降臨。」

當他們走近那營子的時候，米蘭達吩咐厄殊勒教他們好生在意，別要聲張，又立時停止他們在那空場的邊旁，這兒他可以探察那篷帳和圍笆的情形，守着那里的是半打黑人湊成的一小隊。

「他們一時看見我們許多人數，他們是不會反抗的，」愛司塔賓說：「讓我們把營子圍將來，恁地一得到我的命令，我們便一齊跑前，這會子你要對他們說泰山帶着他的華沙里人來討還那被他們盜去的金子，但是他可以饒了他們，若是他們能够作速離開這個地方，并且一輩子不許再來。」

若是成功時，已經算達到他的目的，那西班牙人也許很願意吩咐他的華沙里人，攻擊那

些守衛營子的人們，把他殺個干淨，但是他的老奸巨猾的腦子，老早想下一條更妙的計策。他一壁廂要這些人目擊他伴着那華沙里人在一起，并要親口告訴別人說他們看見他，又把他要對其中的一個守衛所說的一番話轉告佛路羅勒和她的從人，一壁廂那華沙里人在營子裏卻可以把金子收拾一起。

當他分付厄殊勒把他的人衆分佈在營子四週的時候，愛司塔賓叫他通告他們，候他跑到那空地上，引起那些守衛的注意時，方纔可以露面。約莫有十五分鐘消耗在這樣佈置裏，末了，厄殊勒轉身走到愛司塔賓面前回話，說各事都齊備了。

『我舉手之後，你們便曉得他們認出我，那麼，你們作速前進，』愛司塔賓叮嚀了一番，便緩緩兒走進那片空場。守衛當中的一個看見他且認識他是愛司塔賓。那西班牙人再向籬笆走上幾步纔立住脚。說道：『我是猿之太山，你們的營子完全被我戰士把得水洩不通了。不許有反抗的舉動，我們方纔饒你們。』他把手一招。五十個雄壯的華沙里人從那四圍綠葱蔥的

林子裏湧身而出。那些守衛瞧見了，免不了膽戰心驚，手忙腳亂的把鎗兒舉起。愛斯塔賓喝道：『別要發鎗，否則我們都把你們了卻。』他再搶前幾步，於是那些華沙里人合攏來，把圍笆圍箇鐵桶相似。愛斯塔賓說道：『對他們說呀，厄殊勒，』那黑人便往前走上。厄殊勒說道：『我們是華沙里人，那個乃猿之太山，林子的王，我們的主人。我們是來討回那屬於太山的金子，是你們在陝巴的金窖偷去的。這一回我們姑且饒了你們，只要你們離去這個地方。并且一輩子不許再來。將這一番話對你們主人說；告訴他們太山現下看守着，并且他的華沙里人也幫同看守着。你們快把鎗兒放下。』

那些守衛巴不得恁地容易逃生，便依從厄殊勒的吩咐。過了一會，那些華沙里人已經走進圍笆裏，受着愛斯塔賓的指揮，把金子四下聚攏一垛兒。當他們呼呼喝喝的時候，愛斯塔賓卻走近一個守衛的身旁，他知道那厮會說些不三不四的英語。說道：『對你的主人說，感謝太山的慈悲，爲着這次侵犯他的地方，盜取他的貨財，他只殺了一個。那個假扮太山的東西，我已

經殺了。我要把他的尸骸帶回給獅兒吃，對他們說太山饒恕他們，希圖毒害他的罪當他在他們的營子的時候，只要他們遵守他的條件，一輩子不許再到阿非利加洲來，不許把陳巴的祕密洩漏到外邊。太山看守着，他的華沙里人也看守着，並且沒有一個人能殼走進阿非利加，瞞得過太山。即使他們未離倫敦以前，我已經知道他們是要來的。告訴他們吧。」

不消幾分鐘的時候，那些華沙里人已經把金子堆成一垛兒，並且在那些守衛從發覺他們而生的詫訝裏未回復原狀之前，他們早向林子裏走了，隨後跟着太山，他們的主人。

午後過了許久，佛路羅勒和她的四個白人方纔行獵回來，那團團圍着張牙露齒，喜的眉開眼笑的黑人，挑的挑，負的負，一次收成十足的牲口回來。

「現今你坐着第一把椅子哩，佛路羅勒！」喀喇司托開口說道：「幸運真箇臨頭了。我們這里有充分的肉，可以殼上幾天吃用，況且在他們的肚子裏，有了許多的肉，也應該好好的前進了。」勃立泊說道：「我方纔要說，凡事漸入佳境了。」霍樂克說道：「罪過呵，他們這樣，我要

對你說，佛路羅勒是個妙人兒。」披蒲露恩問道：「那些黑人鬧甚麼鬼呵？那些東西弄出什麼毛病來了呀？」他指着那現下已在眼前的圍籬，那些守衛剛從那里躡出沒頭沒腦的向着他們走來。

「猿之太山到過這裏了。」他們亂烘烘地嚷道，彷彿神魂出了竅的樣子。「他帶着他的華沙里人一千雄赳赳的戰士，雖然我們反抗，但吃他們不過，并且給他們拿金子去了。太山臨行的時候，對我們說了些尷尬的話兒。他說他已經把你們的一個膽敢自稱爲猿之太山的殺了。我們不了解這話。他獨自一個走出捕獵，當你們早上出去的時候，不則一會，他帶了一千個戰士回來，并把那金子拿去，他又命令我們，和你們不准再跑到這個地方來。」勃立泊急忙問道：「什麼？什麼？」於是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把話來盤問，直待佛路羅勒壓住他們方止。她向那守衛的頭目說道：「來！且待我們回到裏面，你纔慢慢兒把那自從我們離去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她很留意聽着他口講手畫，末了又揀幾個要點反覆問了幾次。最後她遣去他，然

後轉身向着她的黨羽說道：「我都明白了，太山從我們落下的迷藥的力裏醒轉過來，隨後他帶了他的華沙里人跟踪我們，拿獲愛司塔賓把他殺死，找着這營子，將金子取去。我們了不得的幸運，若是能穀帶得性命逃出阿非利加洲。」

勃立泊失聲的嚷道：「啾啾！那骯髒的東西！他拿我們的金子都偷了，我們還要自掉了二千金鏹在這宗買賣哩，啾啾！」霍樂克罵道：「別混說，你那醜態的猶太人，倘使沒有你和那「地戈」在這裏，也不會有這回事。他一天到晚誇張他自己捕獵的本領，卻是一些沒有做出來，你又一一個光滑滑的半辨士也要勒索，連累我們吃也沒有一點好吃，弄到我們這般地步。這裏太山找着，他把愛司塔賓攆出去，那是刮刮叫的功夫，我們打算要幹的，太壞了不把你也攆出去，我的心最要幹的，便是親手拗破你的喉嚨。」披蒲露思嚷道：「別要開玩笑罷，狄克，這個不是沒有人的錯處，照我所看到的，別要搶白罷，我們應該去做的，便是追趕太山，把燦爛的黃金奪將回來。」佛路羅勒赫克思笑着道：「我們再沒有這回巧事在世上了，我知道太山那厮，若是

他孤零零的一個人，我們簡直不要和他做對手，而且現在他還帶了一股華沙里人，除了他們，此外更無旁的比他們更高強的戰士在阿非利加洲了。他們替他出力，至死方休。你姑且對奧華沙說，你要追趕太山和他的華沙里人，把金子奪回，看看能够有多麼時候，我們有一個整個的黑奴陪伴我們。就是太山這個名字，在這些黑人剛纔出世一歲，便嵌在心坎裏。他們不久也許遇見那魔鬼。不，密司得，我們迷失了，我們所有能够做的，便是作速離去這個地方，并且謝謝那幸運的星，若是我們想得法兒活逃出這里。猿人會守着我們，我不應該大驚小怪，若是他在這當兒守着我們。』她的同伴四面瞧瞧，個個壞着鬼胎，戰兢兢地偷眼到林子裏。『并且他一輩子不會讓我們到隕巴去再取第二回，任是我們能够說服我們的黑人回到那兒。』這時勃立泊已失望到極點，連哭帶嚷的道：『二千金鎊，二千金鎊！以及這套衣服，化了我二十個堅尼，我在英倫是不能再穿上的，除非要我到化裝跳舞會裏，可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到過。』

喀喇司托一向沒有做聲，只低着眉頭，瞧着地上，聽別人說話。這時他把頭一仰說道：『我

們已經把金子失掉了，並且在我們未到英倫之前，那二千金磅的餘數，我們好歹要花費的；換一句話，我們的工作是個完全失敗。你們一班人也許回去落魄，我卻不然。在阿非利加除了奧巴的金子外，還有旁的東西，而且當我們離去這個地方，那是沒有理由的，為什麼不拿些東西能穀補償我們的時間和投資呢。」披蒲露思問道：「你是什麼意思，」喀喇司托道：「我費了許多時光和奧華沙扳談，想學學他們的土話，這一來，倒不料探得一樁不幸中的大幸的事情。簡單的說若是我們團結一起，大可以覓一大宗意外的錢財，走出阿非利加。在我個人，我仍然沒有放棄那奧巴的金子，我們失掉的東西已經失掉了，但是從那兒來的地方，還有許多餘下來，並且總有一天待這事平靜之後，我要回去拿我的分頭。」佛路羅勒問道：「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喀喇司托說道：「這裏過去，有一小股阿拉伯人，劫取奴隸和象牙。奧華沙知道他們在那兒行事，而且大本營也在那兒。那兒他們人數不多，況且他們的黑人完全是奴隸，一會子便可以把他們引誘過來。現在我的意思是這樣：我們有充分的人數，可以壓制他們，並且

把他們的象牙搶過來，若是我們能穀使他們的奴隸幫助我們，我們并不要那些奴隸。我們要了他們，也做不出一點事來，所以我們可以答應幫助他們恢復自由，并讓奧華沙和他的黨羽也得象牙的一份。」佛路羅勒問道：「你怎知道奧華沙會幫你的忙？」喀喇司答道：「那意思是從他們自己表示出來的。」披蒲露思說道：「這是很中聽的，我不會怕撲個空的。」於是其餘的人，也輪流做着贊成他的計劃的手勢。

## 第十一章 異香

當泰山負着那死的布堅尼離去高孟堅尼的村子時，他拽開脚步，向那從山谷邊際見過的屋宇那方向走着，一種好奇心，征服了他的天然的懼怕野獸的心。他在空中如飛鳥的一般走過，那蕩漾着他的鼻子裏的氣味，告訴他將次走近那布堅尼的本土了。攪雜在那些猩猩人的氣味當中，乃高孟堅尼的氣味，和燒熟的肉的嗅味；還有一種彷彿是濃冽的香氣，猿人只想

到是焚着的香煙，雖然這樣的一種濃香，不見得會從那布堅尼的住處噴出來，但是從那所大廈裏吹出來，也說不定。這座屋宇，一定是人類所手築的，而且其中也許有人兀自住着，雖然在那侵入他鼻子的複雜的氣味中間，他並沒有嗅着那白人氣味。

當他從那愈來愈厚的氣味之中，覺到他是漸行漸近那布堅尼的時候。太山背着重負，一跳跳到樹叢裏，這樣他可以較妥當的立着，不致給人看見，而且這會子，從前面的簇葉裏，他看見一派高牆，高牆之外，一垛怪異而神祕的建築物的外線，示人以另一世界的建築物的外線，恁的不着半點塵俗的氣概。那布堅尼的嗅氣，和那香煙的馥郁，雜了一些兒紐麻，那獅兒的氣味，便是在那高牆之外一陣陣的吹來。那林子拓去有五十步的空地，隔絕那圍繞屋宇的牆垣，所以牆頭沒有倒掛的樹枝。太山只得逼的很近，同時卻要被簇葉安安穩穩不致有礙的遮蔽着。他擇了一處離地很高的地方，可以容他在牆頭望過去。

在圍牆內的屋宇是非常的宏壯，那不相同的部份，分明是在幾個時期建築的，各有各的

形式，絕無一定的格局，簡直沒有兩處是相同的。那座屋宇，起在一面人工造成的約莫有十尺高低的石階上，四面一派凋零的花剛石牆繚繞着，一砌廣闊的石蹬引到在下的平地。屋宇的週圍，長了許多的灌木和樹兒，有的樹像是很古的，還有一座宏壯的瞭望樓，差不多完全給常春藤覆着。那座屋宇，最令人注目的，是許多野蠻的裝飾。晶瑩的花剛石造成的屋宇，滿鑲了黃金和鑽石；閃閃礫礫的寶石，萬萬千千從那屋宇的正面，尖塔的頂上，放射牠的光芒。

圍牆之內，一大部份被那屋子佔着。屋宇所立的台階之上，分作小徑，花圃，短樹，和拿來當點綴品用的大樹；其餘在下的地方，爲太山眼綫所及的，彷彿是菜園。在園子裏和台街上有許多赤膊的黑人，彷彿和他放下拉煙的那個村裏的黑人們一個模樣兒。那裏男男女女都有，他們大約是擔負圍牆內種植的任務。中間有幾個猩猩模樣的動物，就是太山在村裏殺死的一樣，牠們卻沒有工作，像專門監督那些黑人工作的樣子，他們待那黑人非常威武，並且十分殘酷。這些猩猩人，全身帶着濃密的裝飾，像那在猿人背後，靠在樹椏上的尸身所有的一般。

太山正與致地瞧着下面的時，兩個布堅尼，從那甬道跑出來，一座偉大的門口，約有三十尺的開闊，十五尺的高。牠們扎着頭布，插了長而白的羽翎。他們走出，便在甬道的兩旁立着，并把手掌合做個杯兒一樣，套在唇上，發出一種連續的叫聲。與那喇叭的聲音很相似。一霎時，那些黑人丟下工作，急急忙忙地跑到那從台階上到園的石磴的脚下。這兒他們排成兩行，立在石磴的兩旁，那些布堅尼，也排成兩行立在從甬道到石磴的台階的兩邊，成功了一條活的禮拜堂的廊路。一會兒，由那座屋宇裏發出第二次的喇叭似的叫喊，不多時太山看見爲首的一排儀仗湧出。當先的四個布堅尼，排走着，每人頭上戴着一種華麗的羽毛，手裏拿了一根粗的木棍，挺直的舉在面前。他們的背後，跟着兩個喇叭手，喇叭手的背後，二十步的路一隻龐大的黑鬃的獅兒，被四個強壯的黑人牽着緩緩而行，每旁兩個拿了彷彿金練樣子的東西，一直連綴到那獸的頸子上，光豔奪目的鑽石項圈上。獅兒的背後，更有二十個布堅尼，四個一排的，踏着步的走，這些人拿了札槍，牠們用着保護那獅兒，免受人民的攻擊，或是保護那些人民，免

吃那獅兒咬，太山卻沒有明白這用意。

那些排列在大門到石磴的路上，兩旁的布堅尼的態度，表示極端的恭敬，因為他們彎着腰鞠了深深的鞠躬，在那紐麻經過他們兩行當中的當兒。等到那獸到了那石磴的頂級，那隊人收住脚步，霎時間那排列在下的高孟堅尼個個仆在地上額角承在地面。紐麻分明是一頭老獅，用王公的姿勢立着端詳了一番，那些俯伏在他跟前的人類。他的惡毒的眼睛，灼灼地發光，同時他做出一種野蠻的嘴臉，露出他的獠牙，而且他的深廣的肺部，發作一種凶多吉少的聲音，那些高孟堅尼聽到這種聲音，便抖顫在至誠無偽的恐慌之中。猿人縐着眉頭的想，他一輩子沒有眼見過這樣顯著的一種人類卑屈在野獸之前的景况。過了一會兒，那隊人繼續他們的進行，從石磴落下，并轉向右面的一條穿過園子的路兒。走完之後，那些高孟堅尼和布堅尼方纔站起身，回復他們被間斷的工作。

太山仍舊在暗裏窺伺他們，希望找出那樣希奇怪誕的情形的某種見解。那獅兒和他的

侍從已經轉過宮殿遠處的牆角，倏然不見了。牠是什麼呢？對於那些民衆，對於那些怪物，他代表的什麼呢？怎麼種類的階級，顛倒錯亂到這般田地呢？這些人類，排在半獸之下，總而言之，從那加於牠身上的恭敬之中，立着一隻粹純的野獸，一隻野蠻食人的野獸。

他被他的思想和觀察佔據了約十五分鐘的光景，隨着紐麻在宮殿東頭盡處轉灣不見了之後，這當兒他的注意，被那別的尖銳的喇叭叫喊的聲音移轉到那座建築物對方的尾閭。他把眼睛依着那方向一轉，又見那隊人向那石磴走着，那石磴就是他們頭裏經過到園子的。當時那尖銳的叫喊的聲音響到他們的耳鼓裏，那些高孟堅尼和布堅尼立時回復他們先前的地位，由石磴的脚下直到宮殿的大門，於是又一次的敬禮那紐麻，在牠大模大樣的走進宮殿的當兒。

猴之太山抓抓他的亂七八糟的鬚髮，但是他終於搖了搖頭，表示失敗的態度，他不能覓找出他所眼見着的無論怎樣的一種見解。但是他的好奇心，益發興奮，所以他決意更進一步，

考察那宮殿和其四週的地方，然後繼續他的功夫，找尋一條出山谷的路兒。

放下那布堅尼的尸身，在他原來藏匿牠的所在，他着手慢慢兒繞着那座屋宇，這一來，他可以從那團團圍着的樹林的簇葉的中間，四方八面的考查一切。他見那建築物面面都是軒昂壯嚴，那園子四週，完全把那屋宇圍過，只有在宮殿西南的一邊，用作畜牧的場所，裏面養了許多的山羊和一大羣的雞。在這一面，也有好幾百個搖擺着的蜂巢式的木屋子，像他在那高孟堅尼的本村裏看見的一個樣子。這些屋子，他揣度是那些黑人居住的地方，他們是幹那和宮殿有關係而下賤的功作的。

那巍峨的花剛石的牆壁，拱衛着那裏面的一切，只有一扇孤單的門通出入，那扇門是在宮殿東面的盡頭對過開着的。這門很大，而工程也很繁瑣，像是建築來抵禦那衆多而武裝齊備的軍隊的攻擊。牠的形勢，非常堅固，所以猿人不由的，涉想那扇門定是造着保護內部，抵抗那備有重大的蘆城用的霹靂車的軍隊。這樣的兵力，在過去的時候存在這裏四週的地方，像

是不會有的事。於是太山猜度那派牆和那扇門是在懸想不到的古時，一定無疑的在那阿蘭斯人的已經爲人所遺忘的時代開始有的，或者也許是建築來保護那造鑽石宮的人們，抵抗那來自阿蘭德司從事於奧巴金鑛與開拓中央阿非利加的帶有精良器械的兵力。

這會子那牆壁，那們兒，和宮殿的本身，處處表示差不多入於無可徵信的年代，可是處處修理得非常整潔，所以分明是仍舊住着有理性而智慧的動物；況且在向南的一面，太山看見一座簇新的瞭望樓，正在建築中，這兒一羣黑人，都在布堅尼指揮之下，正在修削花剛石的石塊，并堆疊起來。

太山一向站在靠近東邊那扇門的一顆樹上，窺伺那在古舊的門拱之下的宮殿的地方，來來往往的人物，正在出神時，一長隊的強壯的高孟堅尼從林子裏走出，鑽入那圍地之內。他們每四個人擡着一塊未經彫琢的花剛石；兩個或是三個布堅尼，押着一長排的挑夫；他們的前後，各有一小隊黑色的戰士，攜帶了戰斧和槍矛的武裝。那些黑色的挑夫的面貌和態度，以

及那些布堅尼，照猿人眼裏看去，彷彿是一隊騾兒，在騾夫的驅策之下走着牠們，半死半活的路兒。若是一個落後，牠便吃那槍矛的尖兒的滋味。全世界上尋常待遇負重的獸類，也沒有比那樣更殘酷的；可是那些黑人的面貌，表示出來反對和抵抗的樣子，也不能比較一長隊負重的騾兒面上的樣子，多深刻一些；實際上，他們是啞的，受人作踐的畜牲。

過了一會，又一隊從林子裏鑽出，向宮殿走去。這一隊，足有五十個武裝的布堅尼，和兩倍黑色的戰士，帶了札槍和戰斧。這些武裝的動物，團團圍着四個膂力過人的挑夫，挑着一張昇牀，牀上牢縛着一個鏤花的箱子，大約二尺闊，四尺長；那高度約莫有二尺左右。箱子的本身，是一種久經風雨侵蝕黑暗的木材，外面用了像處女金的縑帶和稜角籠罩着，金帶上嵌了許多的鑽石。箱子裏面載的什麼東西，太山自然看不出，但也一望而知是非常貴重的，只要看牠們小心翼翼的四週保護着，便可想像而得了。那箱子一直昇到那宮殿東北的一角高大宏偉，被常春藤蓋着的望樓裏。

當這不致被人發覺的機會，太山縱身跳到那林子裏，繼續由樹下走着，一直到他先前把布堅尼的尸身放下的地方，把尸身舉起放在肩膊上，走到一處貼近東門的路經的地方，覷個空兒，把那尸身丟在那靠近大門的所在。太山想道：『如今叫他們猜猜，是誰殺死他們的同伴，若是他們能夠。』

太山於是向着東南那一邊走着。不久，行近一座大山，那座山的位置，在鑽石宮的山谷背後。他走時時常抄着小路，避過那些土人的鄉村，還要提防給那一簇簇在林子裏走動着的布堅尼看見。將近天黑的時候，他走過山外，又看見對面一座嶒嶸的花剛石山，那峭拔的峯巒聳在一派樹林之上。正在他的面前，有一條痕跡宛然的路徑，直通到一個山峽，再彎彎曲曲的直上那山頂。他四面瞧瞧，覺得沒有妨礙，便從樹上跳下，借着路旁那些灌木做掩身，悄悄的向着那山走去。有許多的路，他繞道在濃密的林子穿過，因為那路上時刻有那些高孟堅尼和布堅尼踪跡，他們有的一隊隊的空着手，有的卻挑着花剛石。當他走進那山較深的時候，那叢林

盡處，卻盡是些矮短的樹木；在這兒行走，比較來得便當；但是被人發覺的危險，也比較的更大。不過無論怎樣，那稟賦於太山樹林裏的技術，足以使他隱避自如；若是換上旁人，少不得要給敵人看破了。在山上的半中，經過一處狹窄的山崖，不到二十尺的寬度，乃由結實的花剛石裂成的。這兒什麼迴避的地方也沒有，猿人心裏想，若是走進，定要給人看見的。他四面瞧了瞧，知道若是輕輕轉一個灣兒，他便能夠走到山崖的絕處，那裏在雜亂的花剛石塊，和發育不全的小樹中，他知道是可以隱匿的，并且也許得到那面的路，一個較為清晰的狀況。

他的計算很不錯，因為當他走了不久時候，便瞧見一處露空的山凹，上面有許多洞口。這些洞口，照太山的推測，除了是隧道的洞口外，便想不到是旁的東西了。許多簡陋的木梯有些靠在洞口之外，有些靠近岩底的洞口，垂着打了疙癢的繩子，直拖到地面。從這些洞裏，時常鑽出負着小包泥土的人們，他們把那些泥土都放在一堆裏，在那流過那山峽的小溪的旁邊。這裏還有別的黑人，受着布堅尼的監督，正在淘洗渣滓。但是他們所希望的，和他們找尋的，太山

卻絕不知道

在小溪旁邊，許多黑人，正在山上從事採掘花剛石。那山已經經過同樣的操削，成了一列的岩壁，從水窪的地面，一直伸至山頂。這裏赤着膊的黑人，在那野蠻的布堅尼監督之下，用着粗笨的傢伙工作着。他們的工作，顯然是很勤勞，但是他們在洞口裏拿出來些什麼東西，太山卻不能斷定，雖然這是很顯而易見的是金子。

幾分鐘的觀察，使太山發覺他從林子裏來的路，便是在這個小小的絕路告終了。他於是打算找一條直上的路，希望達到一處經過那派連山的所在。那天餘下的時候，和第二天差不多全天的功夫，他專心向這一個方向進行，結果卻沒有盡到一條出路。他又在水窪的東邊和南邊，進行他的觀察，但是得到同樣令人心灰的結果。末了，他只得迴身向着那林子走，希望和拉姪找出一條穿過陳巴那山谷的出路，在夜色已經降落之後。

那太陽剛剛升上，太山走到拉姪留下的土人的村裏，他的眼睛瞧一瞧那村，他立時覺到

有了亂子了，因為不特那扇們是大大的張開，而且木柵的裏面，並不見一些活動的氣象，尤其是那些懸空的屋子，也沒有動彈，若是分明是沒人住在裏面了。太山暗中提防着埋伏，仔細打量了一下，方纔降落村裏。他的詳詳細細的觀察一過，這是很明白的，那村已經至少荒廢二十四個小時了。他即刻走到那拉姪藏身的屋子，急忙爬上繩子，把內部看了一番，內中卻已空空洞洞，沒有女高僧的影子了。他於是跳到地下，重行澈底的調查，希望尋出一些兒關於那居民和拉姪的命運的線索。他曾經察視過好幾處屋子的內部，在這當兒，他的銳利的眼睛，覺得一間距離頗遠的懸空的屋子，微微地搖動。他急忙跑過那中間的空地，當他走近那屋子的時候，他看見那門口沒有繩子吊下。他在下面立着，抬起他的面孔向着那洞子，從這兒只有那屋頂是可以望見的，餘外沒的東西可以瞧見了。他於是叫喊道：『高孟堅尼，這是我，猿之太山。且到這洞口告訴我，你們和我的同伴出了什麼？』這個人，是我置在你們的戰士保護之下的。』但是那裏沒有回答，太山又叫了一回，因為他確定屋子裏是有人藏着的。後來他喊道：『下來呀，否

則我走上來拿你了。」裏面兀自沒有回答。一種猙笑掠過猿人的嘴唇。當他從刀鞘掣出那口刀放在牙齒中間的時候。隨後他用一個貓兒跌撲的姿勢，向那洞口一跳，握着那邊緣，鑽入那屋子的裏面。起先他卻預料必有抵抗，這時並沒遇見。在這個慘暗的屋子裏，他辨出一束的樹葉和草堆，靠在屋子的壁上。他跑到這兒，把草葉丟在一邊，即時露出一個蓬頭散髮，抖顫的婦人。他揪住她的胳膊，擠她坐地。問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呀？村人在那兒？我的同伴在那兒？」她顫着說道：「別要殺我！別要殺我！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罪。」太山道：「我不殺你，只要你告訴我實在，你便沒事。」那婦人道：「那布堅尼已經把他們帶走了，在你到這兒的一天，當那太陽沉下的時候，他們跑來，并且十二分的憤怒，因為他們發見他們同伴的尸骸在鑽石宮的門外。他們知道他是來過這村裏的，并且自從他離去那宮殿之後，沒有一個人看見他是活着。末了他們跑來，恫嚇和纏繞我們，直到那戰士終於把這件事的真相和盤托出。我匿着，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找不着我。但是後來他們去了，把其餘的人也一古腦兒帶去，并且帶了你的同伴。」

他們是一輩子不會回來的。」太山道：「你的意思，那些布堅尼會殺他們麼？」她答道：「是的呀，他們要盡殺卻他們的。」

現在是孤單了，并且免除了拉姪的束縛了，太山大可以優游的在黑夜裏走他的路，穿過隕巴的山谷，走到那界外安全的地方了。但是，這樣思想，從沒有鑽進他的腦子裏。感恩和忠義是猿人顯著的特質。拉姪曾經從他的民衆的狂妄與奸險之中救過他。而且爲着維護他而放棄她最寶貴的一切，權力和地位，和平與安全。她曾經爲着他而置身於危險，而成爲她自己國家的被棄者。所以太山自己覺得絕不容放棄自己一種應負的責任，他定要知道她是否存在。若是她存在，他定用種種的力量恢復她的自由，使他逃出這個山谷的危險之外。

太山在宮殿外的地方，化了一天的功夫在那兒盤算，等候一個能夠走到而不爲覺察的機會，但是這個他看來是不會成功的，既然那兒沒有一會兒是不見有高孟堅尼和布堅尼在外面的園子裏。但是到了天色將次要黑的時候，那東邊的大門開了，那屋子裏和宮殿裏的人

都跑到圍牆之內，外面也沒有留下一個更夫。這麼樣的一回事，分明是表示那些布堅尼不會打算到提防有襲擊的。那些高孟堅尼的屈服，也很明顯的了。

當世界已經黑闇的時候，太山走近那扇門，把他的一根草繩的端兒，掛在那門柱頂上的一只雕刻的獅身上，急急的爬上牆頭，又從牆頭輕輕的一跳，便跳到下面的園子裏。須預備一條快當的路，若是碰着拉姬的話；他把那重笨的門兒開了鎖，大大的打開。末了他偷偷摸摸的向那東邊滿覆着常春藤的望樓躡過去，那個地方，便是他化了一天的調查，方才擇定算是最容易走到宮殿裏的路。他的計劃的成功，大多數靠着那古老的常春藤，那些藤差不多長到那樓頂，使他十二分的安慰，他覺得牠很容易支持他的重量。

在離地很高，接近那望樓頂的地方，他從那圍繞宮殿的樹木裏，看見一處洞開着的窗子，這個窗子，和在宮殿裏這一面其餘的窗子不同，是沒有鐵欄的。暗淡的光綫，從望樓上幾個窗子射上，彷彿和宮殿別處的窗子一樣。太山仔細的爬上上面沒有鐵欄的窗子，當他爬到那窗

子，小心翼翼地把眼睛抬到那窗檻之上的時候，他很快活的看見那窗子是開在一間沒有火光的房間。但是房間的裏面，被黑闇籠罩了，所以他不能夠看見裏面的是些甚麼東西。他悄悄地移身到那窗門檻上，輕輕的爬入那個房間。在黑闇裏摸索，他仔細在房間裏走了幾回，覺得那室裏放着一張雕刻的特別式樣的牀，一張桌子，一對長檯，那張牀上，鋪着組織材料的東西，覆在那柔軟的製煉過的羊皮和豹皮上。

他走進的窗子的對面，是一扇閉着的門，他把這扇門悄悄的推動，在一列狹窄的門縫裏，他望見外面一派光綫，暗澹的走廊，或是一條圓形的甬道，這地的中央，有個洞口，大約有四尺長的直徑，這洞的當中，插着一條筆挺挺的木桿，一直到那上面的天花板的同一樣的洞口裏。那根木桿，每距離一尺的地方，縛着一根橫木，表示得非常的顯明是一張原始時的梯子，用以聯絡那望樓上下層的交通的。另外有三條直立的柱，排列在地板上的洞口，支持上面的天花板。在那圓形孔道之外的四週，還有旁的門兒，彷彿和在他站在的房間的洞口是一個式樣。

除了自身之外，也沒有聽見旁的聲響，也沒有看見旁的形迹，泰山把那扇門慢慢兒推開，走進游廊。他的鼻子這時忽然嗅到前幾天在宮殿邊聞到的濃烈的香氣。但是在望樓的內部，這香氣更要厲害的多，實際上把其餘的氣味遮蓋了，致使猿人找尋拉姪時，感遇一種幾乎要絕望的阻力。

猿人的自信力是不會達到誇張的程度的。他知道他的能力有限，知道他不能設有些少，或竟沒有機會抵抗，假使給幾個布堅尼如其他在宮殿裏給他們發見。這個地方，他們是什麼都熟悉，他是什麼都陌生的。在他的背後，是那開着的窗子，沉沉的林子的黑夜和自由。在他之前呢，危險，預約的失敗，而且很接近的是死。他取那一樣呢？好一會兒，他站着默想了一回，末了，抬起他的頭，聳了聳他的肩膀，他把他的黑漆的捲髮，很大意的樣子搖了幾搖，大着膽子踏進那最近的一個門口。一個個的房間他已經搜查過，等到他走完那圈子，拉姪的影踪，依然沒有一些線索。他看見奇奇怪怪的傢私，地毯和幕幔之類，鑽石與黃金的裝飾品，又在一間光影朦

隴的室裏，他遇着一個睡覺的布堅尼。但是猿人的行動，是這般的沉淀，所以那睡覺的人，兀自繼續做他的夢，甚至太山完全繞過他的臥牀，又在距離不遠的所在，覷着一間帷幙深垂的密室，他依舊沒有覺着。

這一層的週圍已經看過了，太山決意先從上層做起，末後再回轉來，查察那在下的一層。按照他這個計劃，於是他走上那古怪的梯子。他走過三處梯頂方纔到那望樓最上的一層。每層有一排門圍繞着，所有的門，都是關閉着的，而每層都燃着昏昏欲睡的燈火，淺的底的金子打成的碗兒，盛着像是油脂的東西，當中浮起一根像麻的燈心。

在上的一層，只有三扇門，而且都是閉着的。這遊廊的天花板，便是那望樓穹形的屋頂，這兒的當中，還有一個圓的洞口，那梯子一直穿過那洞口，而入於那在上的昏昧的中間。

當太山推開那距離他最近的門兒的時候，那門鉸鏈軋軋的，發出直到如今由於他的偵察的結果，而生的第一次的聲響。在他面前的房間的內部，是沒有燈光的，當太山在那門鉸鏈

軌軌價響後站在進出的地方像偶像的在沉默之中的時候他霎時間感覺到動彈屬於一種聲音的最薄弱的影子，在他的背後。猛然的回頭，他看見一個人兒模樣，站在那梯頂對面的一個開着的門口裏。

## 第十一章 金磚

愛司塔賓米蘭達表演猿之太山的人物，以那華沙里人爲他的戰士，沒有到二十四個小時，他覺悟到即使借着他假裝着受傷的腦子所給與他的伎倆，若是一直繼續哄騙，倒是一個十二分困難的事情。第一個原因，厄殊勒對於那個僅僅從一般敵人手裏取了金子，遮遮掩掩地避着他們的意思，似乎不十二分快活。他的同伴的戰士，對於這個計劃，也正厄殊勒同一的不滿意。就事實論，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打擊，能够變了他們的猿之太山成爲一個怕死鬼。但是避開那些西岸的黑人，和一般毫無經驗的白人，看來是除了怕死之外，並沒有旁的了。

爲着種種緣故，那天的下午，便發作了一樁事情，終於拆穿那西班牙人是自驅而並且驅人的僑裝着什麼角色。

這個時候，他們正走着一處空蕩的林子。那些矮樹並不特別的濃密，那些大樹間的距離頗遠。正在這當兒，突如其來的，一隻犀牛襲擊他們。那些華沙里人少不得讓了一跳，看見猿之太山抽身走到那最近的一顆樹，當他一眼瞧着那張牙舞爪的婆塔的時候，在他手忙腳亂的中間，愛司塔賓東歪西倒，他跑到那樹跟前，並不爽快地跳上那較低的樹枝，他卻屈着雙腳抱着那樹身，彷彿像一個學生爬那電報桿一樣，只有不住的滑溜，跌反在地上。

在這個當兒，婆塔開始牠的襲擊，不是靠着那嗅覺，或是聽覺，只靠那眼力，可是牠的眼力是極端薄弱的，所以給其中的一個華沙里人，誘向別的方向去了。牠一覺失去了目的物，便又躡到別處去了。

當愛司塔賓最後爬起身，看見那犀牛已經遠去的時候，他看見一個排成半圓形圈子的

雄壯的黑人圍着他，他們的面上，露出憐惜而愁澹的容貌，中間未免撓了一些鄙屑的色彩。那西班牙人見得他譏到實際上入於不可挽回的謊謬，他只得很頹喪地提起他能够掩飾的惟一假話道：『我可憐的頭呵！』他說着，用雙掌揪住他的額角。厄殊勒說道：『那打擊是落在你「頭上」的呀，巴文拿！然而你的忠實的華沙里人，以爲他們的主人的心，是不知有懼怕的。』

愛司塔賓沒有回答，而在沉默之中，重趕着他們的路。他們繼續的在沉默裏直到在天黑已前，他們在一處瀑布下的一條河的岸旁，豎起他們的營帳。在這天的下午，愛司塔賓想出一條計策，擺脫那個難題，在他們立營未久，他便吩咐那華沙里人把金子掩埋。他說道：『我們就在這裏放下牠吧，明兒我們須起程趕那些偷兒，因爲我決意懲戒他們，使他們永遠不敢再走到太山的林子裏。只爲着我的頭受了傷，所以阻止我殺死他們。』

這樣的態度，令他們好過一些，他們開始看見一綫的希望。再一回的猿之太山變作泰山了。這一來他們大家都歡天喜地，與高彩烈。第二天的早上，出發追尋那些英吉利人的營子，而

且依着厄殊勒的乖覺的主意，他們抄出林子，兜截那英吉利人，必須經過的路線，那末，到了晚上，他們恰巧札營的時候，就可以趕着。在未有趕到他們以前許多時，他們已經嗅着那炊火的煙氣，并聽見那些西岸挑夫的歌唱和喧嚷的聲音了。

末了，愛司塔賓聚攏那些華沙里人，團團圍着他。「我的孩兒們呵！」他打着英語向厄殊勒說：「那些外人跑到這里污穢太山。在太山的身上，生了一個仇恨。走開罷，讓我獨自一人用我自己的法子，責罰我的仇人罷。回家去罷，金子便留在這里，因為許久我才用得着牠咧。」

那些華沙里人，垂頭喪氣，像冷水澆背一般，因為這個新法兒并不完全迎合他們的意思，他們的意思，打算把西岸的黑人殺個快活。但是凡是他們的大巴文拿，太山跟前，他們從沒有缺乏顯著的服從。在愛司塔賓宣布他的意思之後，一會兒，他們靜默地站着，心裏搖搖不定。末了，他們終於打着華沙里的話兒開始交頭接耳的說話。他們說的什麼，那西班牙人沒有知道，但顯然是作攪着厄殊勒，在這個當兒，厄殊勒回轉身對着他。「唉，大巴文拿！我們怎樣能够

回到家到琴痕夫人面前，對她說我們掉下你受着傷，獨自一人抵擋那白人和他們的衛隊的來福鎗呢？倘使你是從前的你，我們也用不着替你擔憂，但是自從那損傷到你的頭上來，你是不像從前了，我們怕讓你獨自一個在林子裏，讓你的忠實的華沙里人，懲戒那些人，事完之後，我們把你平安地送到家裏，這里你可以祛除你所染的病了。」

那西班牙人笑了一笑。「我通好了，」他說：「我獨自一人比我帶着你們不會有多麼危險。」這個他知道，比他們更要知道，不過是一種事實的和平陳述。「你們要服從我的意旨，」他很嚴肅地繼續說。作速從你們來時的路回去。你們至少須走了二哩的路之後，方才可以扎營過夜，一到早上，再起行回家，別做聲，我別要他們知道我是在這里，別打攪我，我是沒有錯的，大概我會趕過你們的頭去罷！」

愁默默地那些華沙里人，掉轉身來，依着原路，不一會兒，便無聲無嗅的完全去了。

愛司塔賓安慰地嘆了一聲，轉向他自己黨羽的營帳。生怕突然驚覺他們，是會引起那些

衛隊一排的鎗彈，他嘴裏嚙嚙地做着聲，然後等到走近的時候，高聲的叫着道：「這是太山。」那個首先看見的黑人喊道：「現在我們真個都要死了。」愛司塔賓看見在那挑夫和守衛的中間，那勃發的混亂，他看見那守衛忙取了他們的來復鎗，并且縮縮瑟瑟地正想撥動那鎗機。他急忙高叫道：「這是我，愛司塔賓，米蘭達，佛路羅勒，佛路羅勒，教那些蠢才來復鎗放在一邊。」那些白人，也是站着瞧着他。聽見他的聲音，佛路羅勒向着那些黑人道：「這是不差，這不是太山。放下你們的鎗罷。」

愛司塔賓走進那帳子，笑着說道：「我在這里。」喀喇司托道：「我們當着你死了，那些人有的說太山已經殺了你了。」愛司塔賓說道：「他拿着我，但是你可以明白他并不殺我。我以為他要，但他並沒有，并且後來他放在林子裏。我也許想到我是不能夠活着，又以為不必拿我的血，也能夠一樣穩當的達到他的目的。」披蒲露思說道：「我們一定認識你，你已經死了，不錯，若是你孤另地留在林子裏，這許久你餓也餓死了。」

愛司塔賓沒有回答那妙話，并且掉轉身向着佛路羅勒問道：『你不喜歡看見我嗎，佛路羅勒？』那女人聳着她的肩膀答道：『有什麼分付？我們這次遠行的失敗，他們以為大概是埋怨你的。』她向着旁的白人的方面點點頭。

那西班牙人縐着眉頭，他們沒有一個十分理睬他。他並不顧及旁的人，但他希望佛路羅勒會表示多少的同情，對於他的回來。若是她已經知道他心中的意思，她定許見着他快活得多，并且特要表示一種的親熱，但他那里知道，他那里知道愛司塔賓米蘭達曾經把金子收藏在那里，他可以明兒去起牠。他本來的心思，是想叫她擺脫他們，那末，那倆可以回轉來提回那些寶貝。怎奈現下他是受了戟刺和觸怒了，沒有一個會得着一個先令。他要等待他們離了阿非利加洲之後，他方才回來，一古腦兒一個人拿了。只有惟一可慮的，便是那些華沙里人，知道金子掩藏的所在。尤其是遲早，他們終需與太山回頭拿去。這個他的打算的弱點，是必需加以補救的；而補救的話，便是必需求人幫忙，這個就是邀旁人分肥的意義，但是和那個分肥呢？

表面上看他的同伴金睛大眼，他只裝聾作啞，假意看不見，捱身走入他們的中間。他知道他們分明是不喜歡他，但是爲着什麼他是沒有知道，因爲他沒有聽過喀喇司托和阿華沙同謀劫取那象牙賊的贓物的計劃，所以他們反對他的出場的主要原因，就是恐怕他們要逼着分贓與他。這是喀喇司托首先說出，除了愛司塔賓之外，大家心中默契的話。

『米蘭達，』他說，這是我們大家的公意，說你和勃立泊是大大的負着我們的勾當的失敗的任責。我們不是和你尋仇，我不過說出這倒是個事實。但是自從你走了之後，我們想着一個法子，在阿非利加洲拿點東西，倒可以補償補償我們損失金子的一部分。我們已經仔細思量過，并擺佈好我們的計劃。我們不要你相幫，但也並不反對你和我們一起走，若是你要的話。但是我們首先要說明白，我們得着的東西，你不得沾潤。那西班牙人笑了一笑，故意做着個不管閒事的樣子說道：『這是十二分的妥當，我并不希望向你們索取一些兒。』他的眼睛裏微笑着，當他想不到那多過四分之一之百萬磅的金子，這是他總有一天搬離阿非利加洲去獨自一

個受用。對於愛司塔賓這個出乎意料之外的默許的態度，他們大大的安慰，並且立時間那緊張的空氣和緩下來了。披蒲露思說道：『你是個好漢，愛司塔賓！我一向的說話是不錯的，說你  
是要幹那些正當的事的，並且我要說我是非常的快活，看見你回來，平安康健。』勃立泊說道：  
『是的呀，約翰他覺得很不好，他睡覺也是哭着，是不是呀，約翰？』披蒲露思喧嚷道：『可別要  
混說，勃立泊』說時眼睜睜地釘着那猶太人。勃立泊說道：『我不是瞎說，』他看見那長大的  
英吉利人動了怒，連忙的回答說：『我們大家當然是不快活聽見愛司塔賓遭了人的毒手，但  
是看見他回來，大家就安心了。』霍萊克也插嘴道：『況且那賊兒他一點也不要咧，』愛司塔  
賓說道：『別要愁，若是我能夠回倫敦去，那就快活够了。我飽嘗過那阿非利加洲的滋味了，這  
一生也够算了。』

這天晚上，在他能够睡覺之前，那西班牙人眼澄澄地約有一二個鐘點，打算一個法子，好  
把那金子絕對的屬於自己，也不怕那華沙里人後來會移去牠。他知道他能够很容易地找出

那藏着金子的地方，把那些金子移到左近旁的去處，只須他能够立刻跟着那天厄殊勒帶引他的路兒，并且他要能够獨自一個去，以防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人認識那金子埋掩的新地方。但是他也是一樣的知道他是再不能由海岸回來找出那些金子，他藏在什麼地方。這句話就是他必須給別人共享他的意思，一個熟悉那地方情形，能够在任何時間，在任何方向，再找出那地方的人，但是這里那一個是他可以信任的呢？他的心裏，仔細打量他們那般守衛的人，於是他的心，不住的轉到單一個人身上阿華沙。他沒有相信那老奸巨滑的老實。但是除了他，此外實難其選，所以最後他不得已的決定他必須與那黑人享受他的祕密，他見得有利可圖，那怕他不仔細，若是拿面子壓他是不行的。他可以十二分的酬勞那厮，使他富厚，過於他的最狂妄的夢想，况且錢財還未到手，他卻不妨做個人情。這一來，他便夢着那金子，價值在四分之一百萬金磅之間，可以在世界上繁華都市裏混混咧。

第二天早上，在他們吃早餐的時候，愛司塔賓特地的說他前日曾經走過一大羣的羚羊

在他們營子不遠的地方說他要帶四五個人捕獵些少的東西晚上回來和他們在營子裏相敘。沒有一個人提起任何的反對，這個理由，大概是他們假定他狩獵愈多，離開那些守衛愈遠，他的被殺的機會也愈大，這個意外，他們沒有一個會埋怨的，因為他們的心中沒有喜歡他，也沒有相信他。末後他說：『我就與華沙去罷，他是其中的最伶俐的獵人，并任他挑選五六個人。』但是等到他邀請奧華沙，奧華沙對於狩獵卻加以反對。他說道：『我們有許多的肉，足夠兩天的食用，讓我們前進，能够怎樣快便怎樣快，離去華沙里和太山的地方。我可以尋覓許多牲口在這裡與海岸之間。過了兩天，才和你一起狩獵。』愛司塔賓輕輕地說道：『聽呀，我能够獵的比羚羊卻要多。我不能在這裡對你說，但是我們離去別的人，我才說給你明白。你和我去給你勝於所有的象牙。』奧華沙聳着耳朵出神的聽着，并搔着他羊毛似的頭，說道：『這是捕獵的好日子，巴文拿！我就來和你去，并帶五個小孩兒們。』

在奧華沙預備那總隊出發，和擺佈那天晚上扎營的地方之後，那捕獵隊依着那前天厄

殊勒由那窖跟踪而來的路兒走。他們沒有走了多少路，便見那華沙里人新鮮的腳迹。他於是對愛司塔賓說道：「許多人經過這裡了，昨兒晚後。」說着，眼睛輕率地睨着那西班牙人。在後的人答道：「我一點看不出，他們一定走這路在我經過之後。」奧華沙說道：「他們差不多走到我們的營子，末了他們掉轉頭來又走去了。聽呀，巴文拿，我提起一桿來復鎗，而你須在前走。若是這些腳迹是你的人留下的，你又誘我到埋伏裏，你當先死。」愛斯塔賓說道：「聽呀，奧華沙，我們現下距離營子多麼遠了，所以我可以盡情告訴你。這些腳迹是猿之太山的華沙里人留下的，他們替我埋下那金子，離這里有一日的路程。我已經叫他們回家，我希望你和我回去把金子搬到別處掩藏。過後旁的人得了象牙回轉英倫，你和我方才回來拿那金子，那末，真的，你將得着重大的酬勞了。」奧華沙說道：「你是誰，呀，然則時常的我已經思疑你是否是猿之太山，我們離去陳巴城外的營子的那一天，我的人們之一，對我說你已經被你的人用毒藥迷害了，卓下任營子裏。他說他親眼看見的，你的身體，躺在灌木叢的背後，可是那天你仍舊和我

們一起行我以為他向我撒謊，但是我覺到當他看見你的時候，他的面上呈露害怕的顏色，所以我常常的想着，這裏是否有兩個猿之太山。」愛斯賓塔道：「我不是猿之太山，猿之太山在我們的營子裏，被人毒迷着。他們只給他一點東西吃，能够教他睡着很久，在他未醒覺之前，有被野獸殺死的希望。他是否依然存在，我們不得而知。所以你在我一方面，用不着怕那華沙里人或是太山，奧華沙，因為我要避開他們，還比你來得着急咧。」那黑人點頭說道：「或者你說的是真話，但是他仍然在後走，手裏拿着來福鎗兒。」

他們縮縮瑟瑟地走，因為恐怕趕過那華沙里人。但是經過他們扎過營子的地方沒有多少遠，他們看看他們已經取了別的路兒，因此這裏現下沒有與他們接觸的危險了。

當他們走到在掩藏金子的地方的一哩之內的一個地點的時候，愛司塔賓吩咐奧華沙叫餘人停在這裡，他們繼續前行，轉運那金磚。他對黑人說道：「知道這事的人愈少，我們愈覺安全。」那詭計多端的黑人說道：「文拿說聰明的話兒。」

愛司塔賓沒有多麼的工夫，便在靠近瀑布的去處，找出那埋金子的地方。等到他問過華沙之後，知道他完全熟悉這個地方，就是從海岸重復回來，也沒有多麼的難處。他們把金子移過沒有多少遠，藏在那條河的盡頭處一叢濃密的灌木裏，知道這是好比搬到一百哩遠的地方一樣的安全，因為那些華沙里人或是任何人，他們知道那個原來藏處的，總不會想到無論何人會不怕費事的搬那金子只到一百碼這麼遠的地方。他們完工之後，奧華沙抬頭瞧瞧太陽，說道：「我們今兒晚上，斷不會趕到營裏，就是想要明兒趕到，他們還要走快些咧。」愛司塔賓答道：「我不見得，但是我不能對你講。若是我們一輩子再見不到他們，我方纔滿意。」奧華沙露齒笑着，在他狡猾的心裏，打定一個主意。他想到：「爲什麼，拚死去和那些阿刺伯偷象牙賊掙扎，打算得幾根象牙，只要等所有的金子運到海岸的時候，便是我們的了。」

## 第十三章 怪異的平台

太山一轉身，看見那人在他的背後，站在鑽石宮東邊望樓的平頂上。他的刀子掂着他的迅捷的手，即刻從刀鞘裏躍出。但是差不多同一個時候，他的手垂到腰際，他站着揣度對方，面上現出懷疑的樣子，那生客的臉上也反映上同一樣的面容。因為太山所見的并不是布堅尼，又不是高孟堅尼，是一個赤膊的，老邁而起了縐紋的白人。他掛着長白的鬚髯，身上除了野蠻的金片鑽石的裝飾之外，便是赤條條的。

「上帝！那妖異的怪物喊道。太山眼睜睜地釘着他。那單調的英吉利字，啓發這樣廣大的臆度的可能性。所以太山的心裏，七上八落地盤旋着。那怪老人繼續問道：『你是什麼東西？你是誰？』這一回，他說的並不是英吉利話。太山說道：『方才你打着一個英吉利的字兒，你能說那話嗎？』太山自己打着英吉利說話。那老人叫道：『啊，親愛的上帝！我今生竟能再聽見那甜的話兒。』他於是也打着英語，生硬的英語，彷彿是一個許久沒有說過那話的人說着的樣子。太山問道：『你是什麼人？你又在此幹的什麼？』那老人答道：『這是一樣的說話，我要拿來

問問你，別要怕回答我。你分明是個英吉利人，你無須見我害怕。」太山答道：「我到這里找尋被布堅尼擄去的一個婦人。」老人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我明白。她是在這里。」太山問道：「她沒事嗎？」老人答道：「她還沒有受苦，她是安全着等到明兒或是後兒。但你是誰呀？你怎樣由外邊的世界找到這里來？」太山答道：「我是猿之太山，我跑到這里來想找一條出陜巴山谷的路，因為在那兒，我的同伴的生命處在危險之中。但是你呢？」老人答道：「我是個老年的人，並且自從做童子的時候，我已經在這里。在斯丹萊湖設站之後，我潛伏在那載斯丹萊到阿非利加的船上，後來我和他走到內地。有一天，我獨自一人出營捕獵，我走失了路，末了被那無情的土人擄去。他們擄我到更深入的他們的村裏，這兒我終於逃出，但是不可開交的迷惘失魂，所以找取一條路到海岸應該取那一個方向，我是茫無頭緒。這樣一來，我遊蕩了好幾個月，等到後來，拚着晦氣的一天，我找着一條入這個山谷的路。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不把我立時處死，但是也門併不，末了他們發覺我的智識，可以變成他們的利益。自此以後，我一直幫他們採

石開草和打磨鑽石，我給他們鋒利的鐵鑽和鑽石頭的錐兒。現下實際上我是他們的一體，但是常常的在我的心裏，希望我總有一天逃出那山谷；一個無希望的希望，我可以老實的對你說。」太山問道：「這裏沒有出路麼？」老人道：「這裏有一條路，但是時常把守着的。」太山問道：「這條路在那里？」老人道：「這是艸洞之一，一氣打成的路兒，通到山谷的外面。那兒被這種人的祖宗，開掘了不知多少時候，那座山便做下無數坑洞，變作蜂巢似的。那藏着金屑的英石的背後，積聚了許多的變形的橄欖石，這種橄欖石，包含着金剛鑽。要尋覓這樣東西，是必須鑿穿那些艸洞，通到山的那一邊，大概是通風的用意。這條路和那個洞，直通到喚巴的，便是走出那山谷的惟一的出路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他們一直把這洞守着。我的猜想，以為是用以阻止那些奴隸的逃亡，過於抗拒那敵人的侵犯，因為他們對於後一事，沒有懷着危懼。那到喚巴的路，他們不加守衛，因為他們不再怕那喚巴的人，并且十二分的知道他們的奴隸，沒有一個敢走進那拜太陽者的山谷去。因此那些奴隸，不能逃走。我們也是，必須一輩子在這里

做囚犯。」太山問道：「那艸洞怎樣守衛的？」老人答道：「兩個布堅尼和一打或是多過一打的高孟堅尼戰士，時時刻刻的在那里站崗。」太山道：「那些高孟堅尼願意逃走嗎？」老人道：「聽說他們從前嘗試過好幾次，但自我來之後，却從沒有發生過，他們時常的被人捉住吃苦，他們全族的人須受懲罰，并須做更苦的工作，因為有少數人打算逃走。」太山道：「這裏有許多

人想逃嗎？高孟堅尼有許多麼？」老人答道：「這里大約有五千人。」太山道：「布堅尼又有多少呢？」老人道：「在一千左右。」太山喃喃地說道：「五與一之比，畢竟他們仍然怕打算逃走。」

老人又道：「但你必須記憶，那布堅尼是優越而聰穎的民族，旁的是僅僅比那林子的畜牲較聰明一些罷了。」太山道：「他們究竟是人啊。」老人答道：「只在體格上罷了，他們不能聯合

一起像人們一樣，他們仍然沒有達到進化中社會的地步。他們知道把許多家族，住在一個村裏，以及他們有武器，還是布堅尼給他們這樣佈置，好使他們不至盡被那獅兒豹兒吃完了。從前他們的情形，是每一個高孟堅尼，到了年紀太大，不能夠自己去捕獵，便築一月小屋，和其餘

的人隔絕，過他的孤獨的生活。後來布堅尼教他們怎樣起造木柵的鄉村，強逼那男人們和婦人們住在裏面養育兒女，到了長大之後，那些兒女必須住在村裏。所以現在有些村落，可以號稱有四十或五十個人民之多。但是他們當中，那死亡率是很高，他們又不能夠像住在尋常和平與安全情形之下的人民一樣蕃殖。那布堅尼的殘酷，不知斷送了他們多少生命。」泰山說道：「五與一之比，他們仍舊做着奴隸！他們直不知是怎樣懦弱的東西？」老人道：「在別一方面，他們卻并不十分懦弱，他們遇見一個獅兒，非常的勇敢。但是歷代以來，他們屈服在布堅尼志願之下，現在已變成一種積習在他們的中間，好像我們的心裏，遺留畏懼上帝的念頭。」泰山說道：「這倒有趣。現在且告訴我所來找尋的婦人在那里？」老人問道：「她是你的同伴麼？」泰山答道：「不，但是我對那高孟堅尼說她是，恁地他們可以保護她。她是拉姬，隕巴的皇后，焰神的女高僧。」老人覺得這事很奇怪，疑惑了半響，纔說道：「那有此事，怎的隕巴的皇后，輕身到她世響的故鄉來？」泰山道：「她是逼不得已到此，她的生命，被她的一部分的人民恫嚇，

因爲她拒絕把我做他們的神的犧牲。」老人道：「若是那些布堅尼知道這事，不知多麼快活了。」太山道：「且告訴我，她在那里？她從她的人民裏救了我，我定要救護她，不管那布堅尼怎樣想法兒害她。」老人道：「這是沒有希望的，我儘可告訴你她在那里，但是你不能够救她。」太山道：「我且試一下子。」老人道：「但是你要失敗而死。」太山道：「若是你告訴我是對的，這裏是絕對沒有逃出這山谷的希望，但是我決不相信除了死之外，便沒有別法可想。」那老人搖了搖身說道：「你不知道那布堅尼哩。」太山道：「且告訴我那婦人在那里。」老人道：「看呀，說時拉着太山到他的屋裏，走近一扇向西的窗兒，指着一座怪異的平台，那台巍峨的聳立在近着宮殿西面的屋背上。接着說道：『她大概在那樓裏面的某處，但是以你的地位而論，她大可以說是在北極哩。』」

太山站着靜默了好一回，他的銳利的眼睛，收入眼面前的光景，無微不至。他看見那奇怪的平頂的望樓，像是從那宮殿可以達到的。他也看見老樹的枝幹，覆蓋在屋頂上面，又除了有

些宮殿的窗門，射出稀微的光綫，此外他并有看見一點活潑的氣象。他忽然轉向着老人說道：「我不認識你，但是我不妨信託你，因為畢竟血統的團結是強固的，況且我們是這里山谷中我們的種族的兩個人。你賣了我，也許得着些少好處，但是我不能相信你會慫地。」老人道：「別要害怕，我恨他們，若是我能够幫你的忙，我一定幫忙。但是我知無論你心中有什麼計劃，總是沒有成功的希望，那婦人一輩子不能相救了；你一輩子不能離去這鑽石宮的山谷了，你一輩子不能離去這鑽宮之外，除非那布堅尼有這主意。」太山輕藐的笑了一笑道：「你在這裏太久了，所以你開始懷抱那足以使高孟堅尼一輩子沉淪於奴隸的心志。若是你要逃走，和我來，我們也許不能成功，但若是你試試，至少勝於一輩子困在這個望樓。」老人搖搖他的頭說道：「不，這是無望的。若是逃亡是能够的，我老早不在這裏了。」太山道：「然則再會罷，說着，縱身跳出窗子，爬到那在下的屋背上，緣着那堅韌的老年的長春藤。」

老人看了他一會，等到他看見他仔細地在屋背上，向着那平台走他的路，那里他希望找

到拉姪釋救她末了，老人轉身忽忽忙忙地走落那張粗笨的樓梯，像一把梯子一般直豎在望樓的中央。

太山走着那參差不齊的屋背，較高的便爬上去，較底的又跳下來，因為在那東邊的望樓，與那揣測拉姪被困的所在的特別式樣的平頂的建築物之間，他走了不少的路。他的進行遲緩，因為他像一隻食肉獸的小心翼翼地走着，時常的停在稠密的影子下仔細探聽。

當他達到那望樓的時候，他看見許多的洞口，開在屋背上，那些洞口是用織繡的東西的帷幕遮閉着，這織繡的東西是他，在樓裏見到的。他把中央一個洞口輕輕地用手推在一邊，向裏一望，只見一間大室，全沒有傢私，室中有一圓形的洞，一張樓梯的頂穿出洞外，那樓梯和在中東邊的望台他走着的一樣。室裏沒有一個人兒可見，太山便迅速跳上那樓梯。他仔細偷看那洞，看見那樓梯很長，經過許多樓面。到底有多麼長短，他不能夠猜度，除了像是穿入宮殿的地下室裏一般。生活的聲響從洞裏傳到他的耳鼓，更有些氣味，大概被那薰籠全殿的香煙攪混

了分別不出

這就是證明太山失敗的香氣，因為不是這樣，他銳利的鼻子，定能够嗅着一個左近的高孟堅尼的氣味。那厮躺在台壁上一個洞口的帷幙的背後。他一直躺在這個地位，所以他看見太山走進室裏，又當猿人立着向下看那樓梯的柱子的時候，他正偷眼覷着他。那黑人的眼睛，當先張着像燈籠那麼大，戰戰兢兢的瞧着那個靈怪，這個形像，他是從沒有見過的。倘若這個動物有迷信的智識，他一定會思想太山是個降自天上的神。但是因為種屬過於底賤，沒有無論怎樣的懸想力，他只知道他看見一個怪物，他又斷定所有怪異的動物，都是他的仇敵，他的責任，是把宮裏的這件事通報他的主人。但是他不敢走動，等到那怪物已經達到充分的距離，可以保證那高孟堅尼的舉動不會被那侵犯者驚覺，他自己也是懶懶慢慢地，因為他也曾覺到愈不和那布堅尼會面，那受苦的機會也愈少。那生客往下向那樓梯的柱子瞧了許久，那高孟堅尼也靜寂地躺着瞧了他許久。但是後來那猿人落下那樓梯，走出那守夫的視綫之外，他

便立刻爬起身，望着那在西邊高聳的望樓一路，竄過宮殿的屋背。

當太山從那梯子降下的時候，那香的煙氣愈討厭。這里他本來可以作速用嗅覺偵察一下子，現在他只得用耳朵細聽，並且有許多次，跑進去偵查那中央的走廊四面的房間。遇着房門鎖閉的，他伏近在門縫左右側耳細聽。有好幾次，他冒險叫那拉煙的名兒，但是沒有一次他曾接到怎樣的回答。

他已經偵查過四層樓板，并要降落到第五層。正在這當兒，他看見立在這一層的一處門口之內，一個分明是受了非常戟刺而又大概抖顫的黑人。那厮體格高大，全身沒有武裝，他站起睜大那眼瞧着猿人，當他從樓梯上輕身一蹠，跳到樓板上站在他的跟前。

『你要什麼？』那黑人終於開口問道：『你是否找尋那白的她麼，你的同伴，那布堅尼取去的？』太山答道：『是的呀，你知道她怎樣呢？』那黑人答道：『我知道她監禁在那里，并且若是你肯隨着我，我便引你到她那里。』太山道：『你爲什麼這樣殷勤奉承我？爲什麼你不作速

走到你的主人前，告訴他們我在這裏，那末他們可以叫人來拿我？」那黑人答道：「我不知道是甚麼道理，他們打發我這樣回你，那布堅尼打發我的，我並不願意來因為我害怕。」太山道：「他們對你說引我到那里？」黑人答道：「我是來引導你到一間屋子，那屋子的門會立時關閉我們，那末你便變成一個囚犯了。」太山問道：「你便怎樣呢？」黑人道：「我也是和你一起做囚犯，那布堅尼不管我會怎樣，或者你也許殺死我，但是他們卻不管帳。」太山道：「若是你引我上了他們的當，我要把你殺死，但是倘若你引導我到那婦人那里，或者我們也許一起逃走。你喜歡逃走嗎，你不喜歡嗎？」黑人道：「我當然喜歡逃走，但是我不能。」太山道：「你也會嘗試過麼？」黑人道：「不，我沒有，爲什麼我要嘗試那做不到的事呢？」太山道：「若是你哄我上他們的當，我定要殺死你；若是你引我到那婦人那里，你至少得着一個求生的機會。你願意幹那一樣？」那黑人撓耳抓腮地想着，那個主意，慢慢地塞入他愚鈍的腦子。他終於開口道：「你很聰明，我且帶你到婦人那邊去。」太山道：「那末，快走呀，我便跟你去。」

那黑人降落往下一層，開了一扇門，走進一條長而直的走廊。當太山跟着黑人走的時候，他得着空閒去涉想那布堅尼探出他在宮殿裏的方法。他推想的結果，只有歸到那老人的身上，因為直到這時候太山知道，只有那個老人是知道猿人在這皇宮裏。黑人引着他經過一處走廊，這裏十分的黑暗，所覺得的是別方面點着燈火的走廊一些微薄而不充足的光綫，因為通到那走廊的那扇門，在他們背後是大開着。忽然間那黑人止了步，在一扇閉着的門前說道：『那婦人在這裏。』說是指着那扇門。太山問道：『她獨自一人嗎？』黑人答道：『不看呀，』他又開了那扇門，發見一張重幕，他把來輕輕地撥開，把那邊的室裏的光景，現在太山的眼前。

太山握着黑人的臂膊，好叫他不能逃走。太山搶上幾步，從縫裏張張，一座巨大的屋子，那室的一端，起上一座高台，台基是一種黑色，雕刻精緻的木。這個台的中央的人物，是一隻偉大的黑鬃的獅子，和太山看見護衛着穿過那皇宮的園子的獅子一樣。牠的黃金色的練兒，現在牢縛在地板上的，一個圈兒裏，四個黑人，很肅穆地站着，一旁兩個人。獅子背後的金座上，坐着三

個裝束華麗的布堅尼。在通到樓上的梯級的脚下，站着拉姬，在兩個高孟堅尼的守衛的中間。當中一條甬道的兩旁，排列些板凳，面着那高臺，前面的幾排，坐着大約五十個布堅尼。在他們的當中，太山一望便瞧見那在望樓裏遇見的老人。這時太山對於他先前所猜想的，一發相信無疑了。

那室裏點了幾百盞的油燈，燒着一種東西，發出光亮和那些濃厚的香煙，自從他開始走進那布堅尼的領土的時候，已經戟刺太山的鼻管。那長形的禮拜堂式的窗子，在室的一壁大開着，吸收那夏季晚上林子的柔軟的空氣。從這裏，太山可以看見那皇宮的台階，並且可以看出這間屋子是和那座皇宮一樣的立在那台階之上。窗子的外邊，是一派空曠的路，直到林子裏。只有在他與那窗子的中間，隔着五十個武裝的猩猩人罷了。或者機謀是一件較上算的武器，比之用武力去發展和拉姬逃到自由的路。畢竟他的心裏，分明是預存一種成見，相信或者到底他要靠着武力，不能靠着機謀。他轉身向着那在旁的黑人問道：「那些守衛着那獅子

的高孟堅尼願意逃走嗎？」那黑人答道：「那些高孟堅尼卻要走了，若是他們能够。」太山對黑人說道：「若是我必需走進那房間，那末，你願意伴着我，并對旁的高孟堅尼說，若是他們助我厮打，我便帶他們到山谷之外哩。」那黑人答道：「我且對他們說，但是他們不會相信。」太山道：「對他們說，若是他們不幫我的忙，那末，他們都要死。」黑人道：「我且對他們說。」

當太山再留心看那面前的屋子，他看見那坐在中央金座上的布堅尼正在說話。

「紐麻的貴族呀，野獸的王呀，天生萬物的主宰呀，」他用着深沈而喧嚷的聲音說：「紐麻已經聽見這個她所說的話兒，并且這是紐麻的意旨教她死，那大皇帝的肚子餓了，他自己就要在他的親貴和三個御前的法官面前吞噬她。」

一片贊成的喧嚷聲，從那像獸的聽衆裏發出，這個時候，那隻大獅張牙舞爪的吼着，直至那座皇宮也顫動起來。牠的狠毒的，青黃的眼睛，洶洶地釘着牠面前的婦人，證明牠是習慣於收受這典禮。

那說話的人繼續說道：「後天這個動物的同伴，這會子他是安穩地在皇帝望樓裏，也要帶來紐麻面前受審。奴隸們呵！」他忽然用着高聲喊道，站起身來，瞧着那握着拉姪的守衛，「拖那個婦人到你們皇帝的面前。」

霎那間，那獅子發了狂，搖着他的尾巴兒，扭着那結實的金練，吼着喊着，豎起前蹄，要向拉姪撲過來。這會子，她正在受着強逼引上那高臺的梯級上，向着那很不耐煩等候着她的滿身珠寶的食人者。

她沒有驚惶的喧嚷，但她只是掙扎着要脫離那些孔武有力的高孟堅尼的羈押人的手，但是論怎樣那里容她作主。

他們已經達到最後的梯級，並且將要把拉姪推到那獅子的爪牙裏。正在這個當兒，他們被從室子的一邊來的一聲高叫嚇住。這一聲叫嚷，把那些高孟堅尼收了脚步，又驚起那些圍聚的布堅尼，一齊站起身，又怪又恨的樣子。因為他們的眼睛，瞧見的影子是很驚動他們的布

堅尼的資格。那個差不多一絲不掛的白人，他們也會聽見過的，但是兀自未曾看見過的，舉起札槍一跳跳到屋子裏，并且他是恁地迅速，所以就在他跳入的時候，尤其是在他們能夠站起身之前，他的札槍已經突然飛到。

#### 第十四章 恐怖之室

一隻黑鬃的獅子，在黑夜的林子裏走着。牠帶着儀態萬方，目空一切的氣概，高視闊步的穿過那森羅的叢林。牠不是在那里捕獵，因為牠沒有偷偷摸摸張頭張腦的樣子。但是，在其他一方面，牠也沒有做任何的聲響。牠走的很快，雖然有的時候收住脚步，抬起鼻頭嗅那空氣，并側着耳朵的聽。牠一路這樣走着，到了最後，牠走到一派高牆，沿着牆壁的面上一路的嗅着。等到了了一處那牆壁被一座一半兒開着的門口截斷了，牠便從這里鑽進那圍牆的裏面。

在牠的面前，朦朧裏湧現一座大大的屋宇，恰當牠站着并諦聽的時候，裏面迸出一

頭怒獅天崩海坼似的吼聲。

有黑鬃的牠昂着頭在一邊仔細向前行。

正在拉姪將次給人推上紐麻的掌握的當兒，猿之太山一聲叫喊，跳到室裏把那些賊害她的高孟堅尼，暫時的誑縮了，在這個猿人意料中，定必跟着他的干預而來的千鈞一髮之際，那枝札槍已經擲過去。那些布堅尼怒沖沖地望着那槍鑽入他們的皇帝的心窩，那偉大而黑鬃的獅子。

在太山的身旁，站着被他恐嚇而服務的高孟堅尼，又當太山向拉姪衝去的時候，那黑人對他的同種人喊說：若是他們能够幫這個異人的忙，他們定能够自由，且一輩子脫離那些布堅尼。

「你們已經任那大皇帝受害了，」他對那擁護紐麻的可憐的高孟堅尼喊着。「恁地時那布堅尼定會把你們處死。幫助這個陌生的泰孟堅尼和他的同伴，你們至少得着一個生存

與自由的機會。你呢，』他接着向那助看守拉姪的兩人說，『他們也要你們負責，你們的單一的希望，就在加入我們。』

太山已經跑到拉姪的那一邊，并拖她向高臺的階級走上。這里他希望做一個暫時的靠脚抵擋，那從座上蠶擁而來的五十個布堅尼。太山又向那些高孟堅尼喊道，『殺那三個坐在高臺正中的。』這個時候，他們分明是驚惶失措，不知到底投那一邊好。『殺他們呀，若是你們想要自由！殺他們呀，若是你們想要性命！』

那他的挾有雷霆萬鈞之力的聲音，他的人格允孚衆望的要求，他的天生的權威，懾服他們在這個危機一髮的時候，倒戈驅逐那坐在高臺上代表淫威的三個布堅尼。又當他們把槍矛擲入主人毛茸茸的身體的時候，他們這當兒，而且一輩子變做猿之太山的臣屬了，因爲在布堅尼的土地中，他們不會再有將來復辟的希望了。

猿人一手抱着拉姪的腰，跳到高臺的頂上，他找到那枝札鎗，從那獅子的屍身上，轉身又

向着那衝來的布堅尼。他把一隻腳踏在死在他手下的尸身上，用着伽赤克的猿們震駭的戰勝叫喊發出他的聲音。這時在他面前的那些布堅尼停逗着，在他背後的那些高孟堅尼，垂頭喪氣的在那里抖顫，太山舉手向着那些布堅尼說：

「聽呀！我是猿之太山，我不是要和你們打架，我只要在你們的國裏找條歸路，讓我平安地和我的同伴經過，帶着這些高孟堅尼。」

布堅尼的當中，起了一陣獗獗的喧嚷的回聲，當他們再次開始向高臺衝去的時候。在他們的隊裏，忽然跳出那個東邊望樓的老人疾走到太山裏，太山喊道：「啐！奸細！你要首先嘗試泰山的刑罰麼？」他打着英語，那老人也打英語回答。「奸細呵！」他驚怪地叫道。太山道：「是的呀，奸細！」你沒有跑到這里告訴布堅尼說我是在皇宮裏，好給他們教那高孟堅尼引我入彀嗎？」老人道：「我並沒有幹這回事，我到這里佔身捱近那個白婦人，打算我可以護她或是替你服務，若是要用我的話兒。」太山道那末來呀，并且證明你的忠心。現在死了是比一輩子

在奴隸裏活着好的多呢。」那六個高孟堅尼，已經排列成行，每三個在太山和拉婭的一邊，而那第七個也會徒手和太山一齊走進屋子裏的，正從那高臺上被人殺死的三個布堅尼當中的一個的尸體上，取了一件軍器在手。

在那對於他們很新穎的勢力的陣列之前，那些布堅尼停在引上高臺的梯級腳底。但是他們只歇了一會兒，因為這裏只有九個人抵擋五十個人，既而他們擁上那梯級，太山和他的高孟堅尼用戟斧，刺槍，和木棍迎拒他們。方可擠退他們一會，但是壓逼來的數目太大，於是再一回的一陣波濤衝過來，差不多把他們覆沒，正在這當兒，一陣令人毛戰的吼聲，撼到那些正在混戰的兵士的耳朵裏。這個聲響，差不多起自他們的身旁，把那場惡戰暫時停頓了。

他們把眼睛向那聲起處的地方一瞧，看一隻黃色鬃毛的獅子，站在屋子的地板上，剛在窗子的裏面。他站了一會兒，彷彿一個黃金色的銅像一般，動也不動。

猿之太山站在他們之上，在高臺上往下瞧着那碩大無朋的野獸，忽然意氣揚揚地對那

些布堅尼喊道「殺殺！」

這個說話，僅僅傳到那偉大的怪物裏，實際上皮包着的魔鬼已經撲在那些蒙茸的猩猩人裏。并且同一個時候，猿人的心裏，想到一個大膽的拯救自己和那些依靠他的人們的計劃。他對那些高孟堅尼說：

「作速呀，攻打那些布堅尼。這到底是個真的紐麻，獸中之王，萬物的主宰。他殺戮他的敵人，但是他會保護猿之太山，和那高孟堅尼，他們是他的朋友。」

看見他們的可怕的主人，在那獅子來勢洶洶的橫衝直撞之前倒退，那些高孟堅尼拿了斧兒棍兒打過來，同時太山把他的標槍丟在一邊，掣出刀子混在他們一起，并且捱近闍婆伽，引那獅子殺一個個布堅尼，生怕牠錯殺那些高孟堅尼，或是那陌生的老的白人，或是尤其是拉姬她自己哩。二十個布堅尼，躺在地板上死了，其餘的正想得法子逃出那屋子時，太山轉身向着闍婆伽叫牠站定。他又回頭向那些高孟堅尼說道：「拖去那臺上冒充的紐麻，把他丟出

室外，因為那真皇帝已經來，要求他的寶座了。」老人和拉姬很希奇地瞧着太山和那獅子。那首先一個黑人也問道：「你是誰，能夠用這樣的魔力加上一隻林子的野獸身上？你是誰人，你想要幹的什麼？」太山猶笑的說道。

「且慢，你看我意思以為我們將要就此大家平安了并且那些高孟堅尼從此以後可以安安樂樂地過活了。」

當那些黑人已經在高臺上把那獅子的尸身移去，由室裏的一個窗子丟出的時候，太山教閣婆伽坐在先前那獅子，紐麻，佔着的高臺的地方。他說着，轉向那些高孟堅尼，「這裏你們看看這個真皇帝，他不用鎖起在他的寶座上。你們的三個，去皇宮後面你們衆人的屋子裏，宣召他們到這個寶座的室子，好給他們也可以看看怎樣威嚴的皇帝。作速呀，讓我們可以得着多幾個戰士在這里，在那些布堅尼與兵回來之前。」

充滿了一重戕刺，彷彿搖動他們的昏暗的心，變成伶俐的模樣，三個高孟堅尼忽忽忙忙

地實行太山的囑咐。同時其餘的站着，眼巴巴的瞧着太山這個肅穆的神情，或者只有看見天神才發生的拉姬末了，走近站在太山的一旁，擡着頭看上他的面孔，那副眼睛反映出一種的敬畏像那些黑人的一樣深切。她說道：『我還沒有謝謝你，猿之太山，那個你冒着險替我幹的事情。我知道你一定會跑到這裏來找我，救我出於這些動物之中，並且我知道這不是愛情驅策你幹這件英雄的差不多沒有希望的事。然你已經成功到這個地步，也不算得不靈異了，但是我在那稱揚那些布堅尼的本領的故事中，知道這裏我們大家不會有最後逃出的希望，所以我懇求你立刻去獨自一人好端端的逃出去，若是可能的，因為我們之中，只有你獨自一人有逃走的机会。』

『我不能同意於你，說我們沒有逃走的机会。拉姬！猿人答道。『照我的意思，目下我們不特有各種理由可以相信我們是可以逃走，並且我們可以同時保證那些可憐的高孟堅尼的自由，脫離布堅尼的奴隸和暴虐。但是這個卻不算完結，就是這樣我是不能滿意。不但這些

沒有禮貌對待生客的民衆，一定要受懲罰，并且你自己的叛逆的僧徒們，也要受懲戒哩。對於以後的這個目的，我意欲走出這個鑽石宮的山谷，到陝巴的寶座上。不能少過這樣，可以滿意我；不能少過這樣，使我完全在離去之前。」老人道：「你是一個勇士，并且你已經成功在我以爲不可能之外。但拉姪是不差，你不知道那些布堅尼的兇暴和力量，或是他們操縱那些高孟堅尼的權力。若是你能夠從那些黑人的蠢鈍的心裏，揭起那牢不可拔的恐懼的積壓，你才可以收服一個足夠的數目，好好的逃出這個山谷。但是這個，我恐怕，是尤其是在你之外。我們惟一的希望，是逃出這個皇宮，當他們現下暫時瓦解的時候，并要靠着快捷和運氣帶我們走出這個山谷範圍之外，在我們被人感覺之前。」

「看呀，」拉姪指着說道：「就是現在也太遲了，他們回頭哩。」

太山依着她指的方向望過去，看見從那個室裏遠處盡頭的一個門口，有一大隊的猩猩人行來。他的眼睛，骨碌碌地轉過別一邊牆壁的窗子。「但是等一等，」他說：「看看方程式的

別二個分子！

其餘的向着那開在高阜的窗子望去，他們看見遠處好像是一隊幾百個黑人，向窗子飛似的跑來。那在高臺上的黑人興奮地喊道：「他們來了！他們來了！我們就可以自由了，并且那些布堅尼不再能夠令我們工作，直到我們疲乏而死了；或是鞭撻我們，或是作踐我們，或是把我們餉紐麻了。」

當着第一個布堅尼走到進入室裏的門口的時候，那些高孟堅尼開始從對過牆上的幾處窗子擁入來。他們跟着那在先遣發去帶他們的三個人，并且他傳遞這個消息得到的效果，恁地佳妙，故此那些黑人差不多像個新民族一般，受了突如其來的自由的思想，他們便這樣的改革了。那個布堅尼的首領，看見他們便大聲的叫他們捉拿那個在高臺上的侵犯者，但是他的回答是一管刺鎗，從那個最貼近的黑人擲過去，於是當即向前衝上，死了，那戰事就此開場。

那些在皇宮裏的布堅尼，數目超過那些黑人。但是他們守着寶座內部的形勢，也足夠阻止許多的布堅尼同時沖入。太山，熟識那些黑人的脾氣，便叫闍婆伽跟着他，走下那高臺，指揮那些高孟堅尼。在每個洞口，他派人把守着，在室子的中央，他領着餘下的做準備。末了，他和那老人商議道：『那東邊牆上的門是開着的，可以叫三二十個黑人，安穩地達到麼？』并要，走進林子裏，送信與那村人，告訴他們皇宮裏發作的事情，要求他們打發所有的戰士來作速完成。我們已經開始的解放的工作。』老人答道：『這是一個最好的計畫，那些布堅尼，沒有守在皇宮的這一邊，我們差去的人們，他們的話兒，對那些皇宮外的村人必須帶些斤兩的才行。』

太山叫道：『好啊！趕快挑選他們；告訴他們我們的需要，并催促他們趕緊去做。』

老人撰了三十個戰士，他們的責任，他仔細地對每個解釋。他們都喜歡這個計畫，并應許太山在半個鐘點以內，那第一次的援兵一定可以來到。太山說道：『當你們離去這裏面，毀壞那鎖，若是你們能夠。這一來，那些布堅尼可以不能再把門關上，阻止我的救兵。并對他們說，那

第一個走到的須要站在牆外，等到人數到齊，才可以走進皇宮。」

那些黑人，表示他們的了解。歇了一會，從一處的窗子走出室外，沒入那在外的夜色沉沉的當中。

黑人離了沒有多少時，那些布堅尼發起一個堅決的攻擊，衝撞那些把守走進寶座室的甬道的高孟堅尼。結果二十個猩猩人，成功了沖進房間裏。在這個轉勢的第一次的朕兆，那些黑人表示躊躇，那畏懼布堅尼的心理，根深蒂固在他們的心中，在他們遲疑不決的態度，和在那像不願意去努力反抗裏表現出來。當太山跳到前面，幫助阻止那些布堅尼衝入那寶座室的時候，他叫喚闍婆伽，那隻大獅，即刻從高臺上一跳，猿人用手指着那最接近的布堅尼喊道：『殺！殺！』闍婆伽直撲到那最接近者的喉嚨處。那巨大的顎牙，只在那嚙到面無人色的猩猩人的憎痛的面孔上一噙。末了，得到他主人的命令，那金毛獅把那尸體搖了一搖丟下了，又撲上別一人去。這樣的三個連接的死了，這個時候，其餘的布堅尼眼見勢頭不好，轉身逃出這

個恐怖の室子。但是那些高孟堅尼，跟着這個勇悍的聯盟，毫不費事地把那些壓制者殺死的，殺死，驚走的驚走，回復他們的信任心，插身在布堅尼與門口的中間，阻止他們退走。

「拿住他們！拿住他們！」泰山喊道。「別要殺他們！」末了對着那布堅尼；「降服呵你們便不會遭殃的！」

闊婆伽緊靠着他的主人的身跟，眼睜睜地向那些布堅尼咆哮，又中間向着猿人顯出一種懇求的面色，那個面色比講話還要清楚：「打發我加入他們罷。」

那些走進室裏的布堅尼有十五個生存着。好一會他們躊躇不決，末了其中的一人把他的軍器丟在地板上。剎那間其餘的也把武裝卸了。

泰山轉身向着闊婆伽。「退後！」他說，指着那高臺，既而那獅子向着高臺處輾轉的走去，泰山再回身向着那些布堅尼說道：「且讓你們中的一個出去，并對你的民衆宣佈，我要求他們立時的降服。」那些布堅尼交頭接耳地彼此說了一會，終於其中的一個宣稱他願意去

見其餘的，在他離去那室子之後，那老人走近太山。他說道：「他們一輩子不會投降，且提防暗算。」太山道：「這倒是不錯，我正在這樣預料。現在我們最需要的，若是這裏左近有地方可以任我把這些關閉在一起，我當覺得較為妥當，因為這是會減低我們的反動，那怕這個小數。」

老人道：「這裏有一個房間，說時，指着在寶座室的一處門口，這裏你可以監禁他們，許多這樣的房間在那皇帝們的望樓裏。」太山道：「好，」歇了一會，依着他的計畫，把那些布堅尼穩穩當當地鎖在與寶座室相連的一間房子裏。在走廊之外，他們可以聽見那猩猩人的總隊，紛紛地議論。這個分明是討論太山遞來與他們的信息。十五分鐘過了，直三十分，卻沒有說話從那些布堅尼傳來，也沒有戰鬥的回復。後來在寶座室的甬道，走進那個太山教他傳遞要求他們投降的消息的人。太山問道：「喂！他們怎樣回答？」那布堅尼答道：「他們不肯投降，但是他們許你離去這個山谷，只要你把那些擄獲的布堅尼釋放了，並不許殘害旁的。」太山搖着他的頭說道：「不行，我握着毀滅那鑽石谷的布堅尼的權。你看！」於是他指着閻婆伽，「這裏是個真

的紐麻。你們放在寶座上的那個動物，不過是隻野獸，但這個是紐麻，獸中之王，萬物的主宰。你看他，他一定要鎖上寶座像個囚犯和奴隸的樣子嗎？不！他的確是個皇帝。但是這裏有一個仍然比他大，這一個他聽他的命令的。那個就是我，猿之太山。觸怒我，你不特嘗試紐麻的嚴刑，并且也要一樣的嘗試太山的嚴刑。那高孟堅尼是我的百姓，布堅尼就要做我的奴隸。去對你的人衆這麼說，若是他們是要性命的，最妙走來求我的慈悲，去呀！」

當這個差人再次的離去之後，太山瞧着那老人，他正在眼巴巴地望着他，這個神情，不是表示畏懼便是尊敬，若是不然，那眼角裏怎麼會骨碌碌地閃爍不定的樣子。猿人深深地伸了一口慰藉的氣。『這樣至少可以給我們第二次的半個點鐘，』老人答道：

『我們需要的，并且還要多些哩，不過這樣，你已經成就多於我以為可能的，因為至少你已經蠱惑那些布堅尼的心，他們從前永沒有疑問他們自己的權力的機會。』

霎時間，在走廊的外邊，那些布堅尼的當中那辨論的聲音，讓步於那動員的聲音。一隊，大

約有五十個猩猩人，佔着寶座室的甬道的外面。這裏他們靜默地站着，他們的武器預備着，彷彿是守候那屋子裏面的人們，圖謀逃走的样子。在他們的背後，可以看見那餘下的猩猩人四處走動，沒入那些走進皇宮甬道的走廊和門口不見了。那些高孟堅尼和拉姪和那老人，焦急地盼望黑人的救兵來，同時泰山坐在高臺的一端，一半兒的彎着腰，一手抱着閻婆伽的頸子。老人說道：「他們別有所圖，我們定要仔細地把守，以防不測。若是那些黑人只要現下來，我們當能容易地抵抗他們，最少的機會，也可以逃出這皇宮。」泰山道：「你一輩子居留在這裏，使你充滿了那些高孟堅尼所懷抱畏懼布堅尼的無意識的心理。其實他們不過是野獸，我的朋友呵，若是我們忠於其事，我們就要摧倒他們了。」老人答道：「野獸也許是他們，但是他們是野獸而具人的腦子，他們的狡黠，他們的殘暴，都是登峯造極的。」

接着一派長久的沉寂，只有被那高孟堅尼的神經錯亂的牙齒抖顫的聲音打攪着。他們的精神，分明是在那強迫等候，而感覺神經錯亂之下，和希望他們的林子裏的民衆，急於趨援

的失敗，而慢慢兒渙散起來。除了以外，還受着那揣測那些布堅尼正不知作什麼怪，也說不定他們計畫些什麼，也說不定他們已經實行他們某種的計畫的不道德的影響。彷彿這布堅尼的沉寂，比較那實行攻擊的聲響還來得可怕。拉姪是白人當中的第一個，打破那沉寂的人。她問道：『若是二十個高孟堅尼離去這皇宮，恁地容易，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也離去呢？』太山答道：『這裏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如其我們同時離去那些布堅尼，他們的數目，實實在在的超過我們許多，會攔阻我們，拘留我們，好一會的時候，好叫他們差的人，比我們先到那村人裏，結果不消多少時候，我們當要被幾千個仇對的戰士圍困了。那第二個理由，便是我意欲懲戒這種動物，好教將來一個外人在這個鑽石宮的山谷，可以平平安安。』他停了一會。『并且現下我要給你第三個理由爲什麼我們不在這個時候想法子逃走呢。』他指着那面着高坵的窗兒。『看呀，』他說，『那高阜和園子佈滿了布堅尼。無論他們的計畫怎樣，我的意思，這個成功，是有侍於我們正圖從窗子逃出這個室裏。因爲，除非我是弄錯，在宮塔的布堅尼，和在園子的是

正在設法避開我們呢。」

那老人走到室子的一頭，這裏他可以從寶座間的臨塔面圍的窗子，看見大部分的宮塔和園子。一會後，他走近猿人身旁說道：「你是不錯，那些布堅尼都擠壓着這些窗子，除了把守甬道的不是這樣，或者也許還有其他的人們在寶座室旁的地方的門口裏。這個，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決定，」他急步的跨過室子的對面，揭開掛在一個洞口上的垂幕，發現在外邊一小隊布堅尼。他們站在那兒，動也不動，沒有想捉拿他，或是傷害他的意思。他們一個一個的走過那些洞口，室裏面看得很清楚。他四圍走過那室子，跨過那個在三個寶座後的高臺，末了他回復到太山和拉姪道：「這是不出我所料，我們完全被圍着。若是沒有來救，不一會我們便要敗滅了。」太山道：「但是他們的兵力分散哩，」又說道：「或者你說的話是對的，但至少我們應當拚個死活。」拉姪忽然喊道：「這是什麼！同時那寶座室的人們，被這一聲吸引着，齊舉目向頭上天花板一瞧，只見十來個的洞口，都設下了機關，露出幾張猙獰的猩猩人臉。太山叫道：「他

們目下做甚麼鬼！』既而像回答這話一樣，那在上的布堅尼開始把添透油料的燃着的破布，用羊皮紮緊的一捆捆的推下來，到寶座室裏。霎時間，滿室充塞着一種濃厚而窒息的煙，和那隨後發生的燃着的羊皮和頭髮的臭氣。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筆 記 小 說

西陽雜俎 四部叢刊影印本 二卷  
 唐段成式撰 四冊  
 東原錄 宋龔鼎臣撰 二角  
 塵史 宋王得臣撰 四角  
 仇池筆記 宋蘇軾撰 二角  
 東坡志林 宋蘇軾撰 五角  
 珩璜新論 宋孔平仲撰 三角  
 懶真子錄 宋馬永卿撰 鬚券  
 春渚紀聞 宋何遠撰 二册五角  
 石避暑錄話 宋葉夢得撰 二册六角  
 林澠新話 宋陳善撰 二册六角  
 捫蝨漫志 宋費袞撰 五角  
 老學庵筆記 宋陸游撰 二册五角  
 鶴林玉露 宋羅大經撰 三册鬚券

脚氣集 宋車若水撰 二角  
 齊東野語 宋周密撰 四册 二卷  
 涑水記聞 宋司馬光撰 二册九角  
 澠水燕談錄 宋王闢之撰 五角  
 歸田錄 宋歐陽修撰 二角  
 青箱雜記 宋吳處厚撰 鬚券  
 龍川略志 宋蘇轍撰 四角  
 默記 宋王銍撰 三角  
 玉照新志 宋王明浩撰 四角  
 投轄錄 宋王明清撰 二角  
 河南邵氏聞見錄 宋邵伯溫撰 二册 七角  
 雞肋編 宋莊綽撰 五角  
 邵聞見後錄 宋邵博撰 三册 九角

此 外 尚 有 多 種 詳 載 圖 書 彙 報 承 索 即 奉

商務印書館  
出版  
新譯小說

- |     |      |      |          |        |      |          |        |                 |       |                 |       |       |
|-----|------|------|----------|--------|------|----------|--------|-----------------|-------|-----------------|-------|-------|
| 割腦記 | 女海賊  | 雙環案  | 車中語      | 納里雅偵探談 | 祕密社會 | 清慈禧太后畫像記 | 太平天國外記 | 二青年             | 秋鐙譚屑  | 教育部<br>褒獎 鷹梯小豪傑 | 雲破月來緣 | 茶花女遺事 |
|     |      |      |          |        |      |          | 三冊     | 二冊              |       |                 | 二冊    |       |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一角       | 一角     | 二角   | 三角       | 一元     | 五角              | 三角    | 三角              | 五角    | 三角    |
| 乳姊妹 | 牧羊少年 | 綠陰絮語 | 世界著名之大騙子 | 俠賊小史   | 美人唇  | 英倫之女賊    | 奇瓶案    | 教育部<br>褒獎 二義同囚錄 | 義俠效順記 | 英德戰爭未來記         | 荒唐言   | 七醫士案  |
|     |      |      |          |        |      |          |        |                 |       |                 | 二冊    | 二冊    |
| 二冊  | 三冊   | 二冊   | 二角       | 三角     | 二角   | 二角       | 三角     | 四冊              | 二冊    | 二冊              | 一角    | 一角    |
| 五角  | 八角   | 二角   | 三角       | 二角     | 二角   | 三角       | 四角     | 九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87

711134

